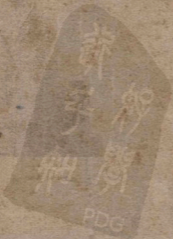


苏俄小说选集

834  
D188



# 文 學 週 報

第 八 卷 第 四 十 號 至 第 八 十 號

(第 三 百 六 十 四 期 至 第 三 百 六 十 八 期)

## 蘇 俄 外 說 專 號

中 華 民 國 十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出 版

上 海 北 川 路 遠 東 圖 書 公 司 發 行

本 期 實 價 大 洋 二 角

# 蘇俄小說專號目錄

- 新俄文壇最近的趨勢……………劉 穆(三九)
- 信(白倍爾)……………徐調孚(四〇)
- 馬利亞(捏維洛夫)……………葉紹鈞(四七)
- 大家庭(羅曼諾夫)……………映 波(四八)
- 老太婆(賽甫琳娜)……………鄭振鐸(四九)
- 三架織布機(謝景琳)……………趙景深(四六)
- 鶴(謝西珂夫)……………劉 穆(四七)
- 奇蹟(弗爾可夫)……………樊仲雲(四九五)
- 愛情(曹西欽珂)……………耿濟之(五六)
- 不過一點兒小事(左祝梨)……………傅東華(五〇)
- 魯納却爾斯基……………謝六逸(五四六)
- 本號蘇俄小說作者傳略……………編者甲(五四八)
- 中譯蘇俄小說編目……………編者乙(五五〇)
- 編校後記……………編者丙(五六一)

# 新俄文壇最近的趨勢

劉穆譯

Joshna Kunitz 原著

霹靂一聲的十月革命，使俄國的文壇驚惶失措。在革命以前二十多年，俄國的象徵主義者，頹廢派，神祕主義者，Anthroposophists，彌賽亞（註1）和先知者的大部分已預祝這浩劫的凶兆和噩耗的來臨。或抱默示錄的幻想，作天人以外的夢，或拜倒於神祕的壇下，神遊於飄渺迷離的「美姬」之前，更或凝視永在的混沌之內，除了「恐怖與瘋狂，瘋狂與恐怖」之外，便一無所見，而大多數人則神色淒楚，如受魔魘，自誇其色情的顛倒，反以尼采超人的反道德的衣自掩。他們巧事雕琢，盛為鋪陳，把那空洞洞如煙如霧的內容，注入縷飾精巧的詩的瓶子裏，使那幽暗的俄國反動局面之上，反映出一種陰森灰白的光輝。及至無產階級的革命掩至，這些晦暗時代的貧血動物為這暴雷的烈焰鉅響所震炫而不知所措。即使那現實主義者，即使那過氣的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也驚嚇到目瞪口呆。珂羅連科甚至高爾基亦露出怯弱動搖之勢，而蒲寧和庫普林則簡直變

爲反革命者。安特列夫驚呼而有歇斯的里亞的“*С. О. С.*”之作。其他則急逃入他們的巢穴裏。眼巴巴看着俄國的覆沒而空自憤慨，等候機會跑到外國去，就可以放胆毒咒這「勝利的暴民」的魂靈。仍留俄國的很少，他們是「國內的島上人」。(註二)是永逝的過去的驕傲而苦痛的殘餘。

誠然也有例外。布魯衣索夫 (Valery Brusov) 從前是「莫斯科惡魔派」(麥非士陀斐爾) (註三) 中的漂亮人物，「這時候却忘記了。

獻身於漂渺的幻想，他嘗

崇拜美，迢迢的非人間的美呵。

他開始歌頌革命：

愛這羣衆，雖然它是鄙賤

愛它罷，不管它貌似野蠻

愛它的詛咒，愛它的狂怒

但是第一樣可愛的還是它的幻夢。

俄國的未來主義

不過布魯衣索夫、比利 (Baily)、布洛克 (Blok)、高爾基、些拉非姆域奇 (Cerafi-movich)、維里沙耶耶夫 (Veresayev) 之徒爲數不多，以全體而論，就說那老一代的俄國作家都嚴陣以反抗十月革命，也非過甚其詞。事實上確是如此，革命後兩年那曇花一現的作品都深染對新改制深惡痛絕的色彩。俄國的青年——未來的詩人歌者，正散佈於前敵，一若詩吟之神已棄俄國而他徙。就在這個時候，未來派由陰沈的睡窩裏和波希米亞的咖啡店裏出來，贏得公衆的愛寵，博得普天下的阿諛，恍如重見天日一般。未來主義的歷史之異趣，殆有類於辛得勒拉 (Cinderella) (註四) 的童話。初時，未來派既晦蔽而不蒙人之垂青，復爲舊藝術界的耆宿所嗤笑，只得乞靈於種種把戲，俳諧，以惹起他人之注目——如帶耳環，穿花色的背心，作一種極端自己標榜自己的行爲和實行流氓主義等。他們痛恨資產階級之深，猶如一生不得志的人的憤世疾俗，他們賤視它的禮俗，它的志得意滿和沾沾自喜之態。而今，革命來了，倒屣歡迎它的，就是他們這一班無所繼承的人。無產階級的鞋子適合他們到十二分。在多才的梅雅哥夫斯基 (Vedriner Ma-yakovsky) 的統率之下，他們突進廣場，攀上講台，闖入舊學院的聖境，來誇說他們的嶄新的，未來的，革命的藝術的福音。再沒有人和他們競爭。往日的文壇老將已棄甲曳兵而

逃了。梅雅哥夫斯基遂成爲革命的驕子。

那時期的激越殺伐之聲，可以由初期的未來派的奢求反響出來，他們說：他們的藝術是「進於普遍的藝術的唯一途徑」；資產階級的藝術是「橋扭生活而不是創造生活」；藝術的材料不是事物的「意象」而是「事物」本身；文學是一種工藝，藝術家是一個工人，而工人必須是一個藝術家，他「必須成爲創作事物的程序中的敏慧的積極參與者。這樣，就不再需要點綴品似的藝術家這個特殊階級；藝術就運用於造物的程序之中。」

未來派自視爲工藝家，故注重於言語和文學形式的創造。他們常常棄現存的形式，和爲羣衆所了解的言語而不用，希圖創造一種新的藝術而便於民衆，他們以爲這樣才較適於近代生活的需要。結果，他們的詩歌常不怎麼像詩，反類文字學的練習；除了多才多藝的梅雅哥夫斯基以外，他們的作品很少有永久的價值。無論在他們的人生觀抑或藝術的運用上頭，他們都不能成就爲無產階級的代表者。他們在文壇上的霸業只曇花一現：現在仍扯起「左翼」[Левый]的旗幟，算是俄國文壇中的一派，不過其能否存在下去，仍是在不可知之數。



未來主義衰落之後，各種各色的文藝運動又躍登舞台。例如惟我的未來派 (Futurists) 印象派 (Imagists) Biocosmists Formlebrists 情感派 (Emotionalists) 表現派 (Expressionists) 光派 (Luminists) 尼采服克派 (Nietzschovskis) 新古典主義派 (Neo-Classicists) 構造派 (Constructivists) 等等。五光十色的各隊文藝「十字軍」紛然并進，每一隊都帶着他們自己的美的萬靈藥，每一隊都渴求公衆之承認和國家的贊助。其中印象派最爲喧噪，最爲虛美。他們的口號是『摧毀那舊的造句法；廓清那舊的文法；打倒動詞，不要前置詞；把字句的次序顛倒，這是字句的最自然的地位，假如它能夠產生新的印象；印象比生活還有意義，印象創造生活。』然而，即使這種運動也不是毫無所獲，正如未來主義之有梅雅科夫斯基的天才的作品爲其最好的典型，印象主義也得有青年農民詩人葉賽寧 (Yessenin) 的美麗的詩把自己最有力地表現出來；塞爾焚斯基 (Selvinsky) 的偉大的史事詩“Ullaihuvshchina”之於構造主義也是一樣。

若把這個紛紜騷動的時期的史實一閱，我們會不禁爲人類精神這種動的表现——人類的「美」的追求——所感動。試一想像那時候的俄國的光景：內爭，封鎖，外侮，

飢荒；沒有燃料，沒有燈光，沒有紙；往日一世之雄的帝國，而今却災難交侵，讓死亡和疾病  
躡足踏遍全境。然而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幽暗的咖啡店中，凍餒的詩人，批評家，藝術家，  
美學家却正聚在一起，朗誦他們的詩，讀出他們的評語，高聲呼喊，或互相贊美或互相  
非難，以至聲嘶力竭。作品因為紙荒不能印刷；故詩人就用咖啡店權做他的講臺。

這些運動雖然都是壽命不長，然却很能夠象徵出當時俄國可怕的心理的騷動。正  
如在戰場上，正如在各道戰線上，正如在鄉村和城市上，這兒（文壇）新和舊舉刀相向，  
拚個你死我活。論點須弄清楚，思想須使明澈。無產階級的智識領導者之研究政治和社  
會革命的問題與策略已歷數十年；故當時機一到，工人們的行動總有多少計劃可循。然  
文化革命的問題却未獲得充分的解決之方。何況工農輩又太過愚昧，完全沒有準備來  
在文藝學術上爭領導的地位呢？故他們必須倚靠那願意合作的舊智識階級。這種情形  
真是自相矛盾。這時候的未才派，印象派和其他各派在意識上性情上都表現出是資產  
階級藝術內的分裂出來的分子。往日的波希米亞的傳染物，而竟企圖居工農蘇維埃共  
和國的藝術獨裁者的地位。他們之痛恨和非難舊藝術，未免失之太過，他們的反抗大部  
分是反抗事物之外表，他們見識太多了，太飽更世故了，他們厭疾的是舊的形式。

## “Smithy” 派

無論農民或工人都好，都不為這種說法所動，而抱同一的態度——他們不是飽更世故，也不疾惡舊的形式；老實說他們是沒有甚麼藝術的成見。他們所需要的不過是好的詩，小說，圖畫或雕刻，而又為他們所能了解者；無論是寫實主義，象徵主義，甚麼都不打緊。在藝術上他們想看見他們自己的生活經驗，自己的問題和自己的情感的反映。他們只不肯勉強接受那純重形式的精美，因此便懷着一胸希望歡迎以“The Smithy”名其派的無產階級藝術家。這班作家的最著人物為及拉西摩夫（M. Gerasimov）非立陳科（I. Filip Chenko）利亞斯科（N. Iriashko）等，即在革命以前，他們的聲譽久已著於文學界。其實，早在十九世紀之末，無產階級文學的胚胎已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懷中長着。在某一種意義上說，高爾基也可稱為無產階級文學的先驅。當二十世紀之初年，無產階級的詩已有許多出現；至一九一五年，這種詩在俄國印行者已在五十冊以上。一九一三年，有作家九十四人在三個月內發出四百五十本稿件印成無產階級文學全集，其中有七十九人是勞力的工人。『革命自然更給這些剛在萌芽的文學以刺激，而使之再發展。無產階級文化的組織“Proletcult”遍於各地，有如雨後春筍。許多無產階

級的雜誌出現，無地不有。一九二〇年五月“Smithy”派創印他們的雜誌。同年，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已有無產階級著作者協會的組織。無產階級的藝術，因為有萬千的投給日報的鄉村和工廠通訊員做生力軍，漸深入民衆和民衆化。“The Smithy”派雜誌的刊行是很重要的，因為自從革命以來，俄國工人階級之爲一種有組織的努力，表出他們自己階級的意識和觀念，以別於那從前支配俄國文藝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和觀念，這是第一次。

不過，即使這一派的作品仍是純粹過渡的。它的內容抽象而浪漫；滿充着革命的情緒和對於宇宙的熱望。它像是帶翼的，欲高舉翱翔於卑陋的談話和灰黃色的日常生活之上；驕傲地深信工人的無限權力，深信共產主義理想之可以立刻奏功。它是驕傲而熱烈，與革命初年的浪漫的要求，世界革命的夢想，實現理想的蔚藍色城，轟天的層樓，電氣化的奢望，密相契合。在他們的詩歌裏，不見有「現在」，他們不是歌唱黑暗的「過去」，便是燦爛的「未來」。他們的詩表現出革命的蜜月時代的高張的情緒，軍事共產和內戰勝利的英雄氣概，新經濟政策前的洋溢的神態。

## 新的散文

內戰的結束和新經濟政策之採用，使革命的浪漫的狂熱爲之消歇。泛泛的情緒的噴湧和宇宙的熱望，今已因急需生產、運輸和改造種種冷酷現實的呈現，而無隙表白出來。新從戰地回來的青年人，生氣蓬勃，見聞豐富，滿印着許多難忘的跡像，這時候擁進出版界來了。詩歌的拘束的模型，既不能適於改造時代的需求，又不能適於新作家的複雜的經驗。於是新的散文誕生了。當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的時候，一羣新的作家，如火如荼的出現於文壇之上。有三個壁壘森嚴的文學月刊創立於其時：即革命與出版物（*Prichat i Revolutsii*）新世界（*Novi Mir*）與紅地球（*Krasnaia Nov*）是也。在這些雜誌——尤其是末一種——裏頭，一般現已成名的新作家初次給介紹出來。試一讀這些雜誌的開首幾期，我們就可窺見俄國的散文的偉大的復活。除了較舊的作家如 V. Verasiev, M. Prishvin, A. Tolstoy, V. Lidin, 和 I. Erenburg 的名字之外，在這些雜誌還可見 Verolod Ivanov, I. Babel, B. Plinak, K. Fedin, A. Malyskin, L. Serfullina, S. Budantsev 等名字。不久，無數的稟書面的短篇和長篇的小說集也湧現於書店內，作家則有 Neverov, Zoshchenko, Lebedinsky, Furmanov, Novikov, Pribov, Yakovlev, P. Romanov, Zozulia, Kataev, Kasatkin, Slezkin, Sobolov (註四)

無數的新的題材注入於文學之中：內戰，飢荒，產業的破壞和改造，婚姻和親子關係的改變，逝去的資產階級和勝利的無產階級，富農“Kulak”，和新商人“Nepman”，共產黨與貧農和無家可歸的飄泊者，新青年，新官吏，新婦女和一切的新生活，都是絕妙的題材。

這時期的最饒意味的表現，就是歷史小說的空前的發展。在這些小說裏，是用現在的觀點來解釋過去。歷史的人物事跡，如 *Stenka Razin*, *Pugachov* [十二月黨] (*Decembrists*) 和一九〇五年，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都是從現在時勢的立場表現之。也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那樣，這些歷史小說的真主角，大都是一班人，一個階級，或一個集體的代表，而不是個人。可是現在的蘇俄的作品，在量的方面和在藝術的手腕方面，仍極不能與戰爭與和平相比，即其作家亦無能與托爾斯泰，杜思退益夫斯基，屠格涅甫相並肩，不過，他們雖是年青，他們的作品已不劣於這些大文豪的初年作品了。

因為這些青年的作家不是同一社會環境，文化背景，自然他們對於革命的反應會不一樣。況且，由戰時狀態和軍事共產時代過渡到較和平與新經濟政策的時代，正需重新確定態度，重整心理和意識的狀態，以及謀工人和農民作家的更密切的聯合。藝術和

藝術哲學的最根本問題。必須重新考察，確說，改訂，修正。因此文壇上的趨勢，流派，又有一番的混合分化了。

### 「文藝警衛軍」[“The Literary Guard”]

無產階級作家之發生深鉅的裂痕，實由於新經濟政策之採用。“The Smithy”派中有些激烈和熱誠的分子不禁有灰心失意之感，而不能自持。他們以為無產階級「屈服」於「復活」的資產階級的前進師旅之前，遂至絕望。因為不知道以新經濟政策行革命的時期，在經濟上是不能免的，所以便高喊「背叛」「十月」革命的理想。不過這種悲觀的心境，太不健全了，而且也遠不能長久影響多數的無產階級作家。有一般較站得穩定和較努力的 The Smithy 派作家，退出該團體，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七日另組「十月」派“October” group，因為他們已不再作浪漫的夢和煙霧一般的抽象思想了。

對感情用事的“*The Smithy*”派的懷疑和動搖的最極端的反響，可從「文藝警衛」雜誌 *Na Literaturnom Postu* 見之。這雜誌是名為 *Napostovtsi* 的一般無產階級所印行。他們 (“*The Napostovtsi*”) 不獨不失望，而且激勵一切的有階級覺悟的

產階級作家更嚴密他們的隊伍，一當文學稍見資產階級的影響，便須絕其根株。The

Napostovici 派開始喊出「文學上獨裁」的要求。他們以為「只有現在能夠在其作品

中使千萬人相信不能再返於過去的人，才可稱為藝術家。」他們又承認文學如用之得

當，是有力的社會武器，然能用之得當者只有受過政治的訓練，明白無產階級的國家的

經濟的需要，而願意加以闡釋的作家。既自信為純共產主義的唯一說明者，他們便詆毀

過去，輕視那些不肯擁戴他們執文壇牛耳的現代作家。若使他們的作品能夠證明他們

是真正的創作藝術家，他們這種過奢的要求，就使論理上不對，也不無實現之可能。然事

實上却不如是，他們竟以革命的俄國的天才作家——即杜洛斯基錫以「同路人」

(Fellow-travellers) (註六) 佳名的作家——為他們想像中的敵人而痛加排斥。他們的

努力，雖或能把當時的論點弄清楚，然傑作殊不多見。以全體論，他們的作品藝術失之

粗而且不成熟。他們一方面在那裏建立文學上的獨裁，而事實却告訴無產階級的作家

知道讀者所喜歡的是好的文學。事實上讀者最廣，洛陽紙貴的作品却是出自所謂同路

人的作家——植根甚深於過去的偉大的俄國文學的作家之手。這使得年青的作家如

夢初覺。他們漸漸知道新的文化之創造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寫得多不一定就寫得好；他



們並且漸知欣賞那舊的名作家，俄國的偉大的文學典型，而師法其所長。

### 黨與「同路人」

態度之所以變更，有一部分由於一九二四年五月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採的卓越無比的文藝政策的好影響。由這政策，我們確知該黨不肯偏袒某一派文學，而贊成藝術界之自由競爭，希望日子久一點，無產階級作家便可以執文壇之牛耳，然必須不是由於別派之被壓倒，而是由於他們藝術之勝人。

中央委員會的政策一出，是一般的俄國文學的勝利，特別是同路人的勝利。「同路人」這個名詞，杜洛斯基在他的「革命與文學」中採用，是從政治和社會方面講，而少文學的意味。因為稱爲同路人的作家是有三點通性，即是同爲非無產階級出身，非共產黨員，和同接納革命和無產階級獨裁是也。至於他們的藝術，實五花八門，很少相同之點。即以其接納革命的態度而論，也有種種不同的非正統的傾向——斯拉夫主義，國家主義，人民主義和神秘的傾向。他們共認爲意見一致的，就是信仰藝術的自由，而反對文學的黨化。他們不肯視他們的藝術爲某一階級的工具，或某一政黨的喉舌。他們覺得他們的功用在乎研究和描摹俄國生活的各方面。這回革命已經放出偉大的力量，和生出奇

異的心理關係來——這些現代的藝術家必須繪影繪聲的寫出來；問題越是晦暗捉摸不定，作者看來越是一個動人的題目。他們以爲一個作家的任務是諳知和反映人生，而不是直接的塑造人生。他的貢獻在於深深的理解繁複無比的社會有機體，和交相影響的森羅萬象。

不管中央委員會的協調的態度，無產階級的文學批評家，直至最近仍繼續對同路人的自傲地退入「自由藝術」的象牙塔存懷疑之念。既是馬克斯主義者，他們自認藝術爲階級心理的表現，以爲一個作家常會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表現出某階級的意識：在體裁、風格和文學派別的衝突之背後，一定還隱藏着集體意識的衝突，更深一層，還有經濟利益和社會階級的衝突。所以，從他們看來，無產階級派和「同路人」派的衝突，實爲俄國現存的社會階級的矛盾的表徵。因爲俄國尚在過渡期中，俄國的社會仍分割爲不同的經濟集體。第一件，俄國現有較舊的農民階級的存在，他們不信任城市，呆頑地拒絕無產階級做他們的領導者，對於新的，未經試驗過的懷無知的恐懼。我們不見農民作家葉賽寧歌頌牛馬而輕視火車嗎？此外尚有新商人，雖暫受裁抑而不能爲所欲爲，而已在在可成爲工人政府身旁的資產階級的利刺。你道同路人不是新商人在文學方面的化身

麼？他之淡然的接受革命不過是一種隨機應變的行爲，一種不自覺的保護色嗎？協調誠然是很好的，不過分析每首詩、小說，和揭露它的階級意識，實是無產階級文藝批評家的責任。他見有顯露無產階級的趨向者，必須闡釋之、激勵之，若有包藏中層階級的禍胎或農民的偏見者，必須揭露之，使其不能爲害。如此說來，*Narostovskii* 派的積極的貢獻，就在乎他們能給予俄國的批評界以刺激；他們的攻擊使得論點更爲明瞭，使人更深刻的明白無產階級在文化戰線上當前問題之複雜。

據最近自俄國來的報告，自從這有名的文藝政策發表以來，無產階級作家和「同路人」派的協調日見進步。其理由不難明白。正如生活的衝突、產生藝術的衝突，在經濟和政治形式上的試驗，激起在文藝形式上的試驗那樣，經濟衝突的消除和社會形式之漸凝定，自然會使到文藝的衝突變爲和諧，而有成爲較健全、穩固和合理的藝術的趨向。在俄國，生活上的分歧引起藝術上的分歧——內容和形式的不自然的分裂。來自田間和工廠的作家，側重無產階級的內容，而智識分子的同路人則側重於形式。然當俄國社會中無產階級和非無產階級的分別漸漸消淡以後，工人作家和「同路人」作家的分別也跟着消滅了。無產階級作家現已由偏重內容而進於欣賞形式，在他方面，「同路人」作

家既浸淫於蘇維埃式的生活之內，亦漸會不知不覺地表現無產階級的內容。無疑的，這兩種運動的衝突已日見減少，從前有無數的互相敵視的文學團體，今則已有組織全俄著作者協會之議了。

## 新文學

文學的歷史不過是一齣如春雲開展的戲劇的一部分。在俄國的各種各式生活中可見一樣的鬥爭，掙扎，衝突，在初時一樣的張大過度，在後來一樣的變化修改，其所產生的文學作品便一一把這些反映出來。隨處有新和舊的對立，新的情感和舊的情感的激撞，弄到情感的波濤洶湧。在一方面，是木然，醜陋，「肥臀」臃腫的俄國，滿着神像巫覡的俄國；在他方面是「蔚藍的城」，電汽站，耕田機器，滿着學校，工人俱樂部，育兒室的新俄國。由本集的各篇小說便可窺見一斑。比方在 A. Tolstoy 小說「蔚藍色的城」中，我們看見一位年青的內亂時候的英雄兼建築家詩人；他作美麗城市的熱烈的夢，思欲把俄國大街道的灰黃的一切，一廓而空之。然而那裏的沾沾自喜，庸俗之氣和他的猥污的環境，使這易感的青年深感不快，一時瘋起來，竟殺死他的情敵，焚燬了那個鎮。在該篇小說中，另有一位英雄，剛與那個不能以自己適應於「勞苦工作」時期的神經質的，浪漫的

幻想的青年 Buzheninov 相反。這個英雄就是堅毅的共產黨 Kholovantsev，他準備「駕戰馬以犁田」和「以洋紗書籍，戲院，俱樂部」緩緩地辛苦地把生活改善。

在馬利亞，黑蛋餅，奇蹟，老太婆，鶴，諸篇中，鄉村生活的各方面都有描寫。在這裏，我們又看見新和舊的關係，城市事物和共產理想的光在文盲，奇蹟，聖者，巫醫的洗悶的空氣的折射。小說裏人物事跡的描寫都是明暗相襯；共產思想的光明和農村的漆黑都表現出來。諸篇小說中或側重光明的成分，或側重黑暗的成分（如鶴）。馬利亞和黑蛋餅更顯示我們以新婦女的出現，和夫婦關係的改變。

皮涅克的狼的法律也說到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婚姻觀念的變更，不過他的主角（除了一婦人之外）却不是俄國人，而是在俄國的外國共產領袖。這暗示俄國革命的實際色彩的濃厚。這裏，問題和問題的解決方法未免寫得太使勁了。在一個軍事緊急時期，共產黨的榮譽的準則若如皮涅克在該篇中所描寫，英雄確是英雄，不過有點非人的嚴酷吧。對於新青年的「社會意識」的滑稽的諷刺，見於 Noshchenko 的一篇小說金牙中。蘇聯的初年有些人有一種趨向就是側重無產階級的外表，以矜其是無產階級出身，這一篇小說就嘲笑這個。

工廠的問題，產業的合理化，工人需求和國家需求的和諧等問題，見於 M. Shaginian 的三架織布機中；Lishko 的鎖鍊之歌和 Lidin 的青年（在本集中略節去一點）是生命的繼續和革命的傳說的。兩篇有一相同之點，就是說過去英勇氣概可以鼓舞現在和預兆燦爛的未來。在俄國的許多痛苦和歡悅的經驗之中，俄國作家心中的印象最深者就是內爭。有好些優美的作品是以它作題目的：如 Serfimovich 的鐵流（Iron Steam）Malyskin 的“Fall of Dair”，Furmanov 的“Chapaiev”和變叛“Mutings”，Leonid Leonov 的水獺（The Beavers）及其他許多長短篇小說都是。即使那些不直接描寫內爭者也露有它的痕跡。在本集中，Babel 的書信 Ivanov 的嬰兒，是直接描寫內爭，蔚藍的城，馬利亞，老婦，鎖鍊之歌和狼的法律是在背景中暗示出來。書信和嬰兒的風格確是代表革命後的風格：短勁，乾脆，饒有寫實的意味。極端的殘忍，和極端的溫柔，都用同樣的簡樸，切實的文字寫出來。兩篇小說中的戰士都是鐵石一般的人，從事於兇殘的戰爭。他們的情感是原始而單簡，他們不很知其產主義的最終目的是甚麼。他們的布爾扎維克主義是很單純的，差不多是本能的；在柯爾查（Kolehaks）和丹尼金（Denikins）一流人的背後，他們看見地主的黑影。組織訓練甚佳，而有政治教育的紅軍實終於由這種

原始的材料煅煉出來。

本集各篇小說之不能表現得蘇聯的生活一樣好，和不能有同樣的藝術價值，自不消說。不過，有一事很明顯的，就是在過去的殘燼之中，俄國文學的「麟鳳」已出現了：嶄新的作家，嶄新的題目，嶄新的世界。失敗和哀痛的一切革命前的事跡逝去了；哈孟雷特（註七）之流，幻想家，神秘主義者逝去了；灰心失望的自私者和自苦者逝去了。即便現在尚無屠格涅甫，杜思退益夫斯基其人，該地已準備其誕生了。新的聲響迴環激盪——遒勁有力，奮發為雄，逸興遄飛。新的故事寫出來——情節動人，行文瑰麗，音調激切。新的英雄活現紙上——熱烈而驚人；他們的心——鋼鐵，他們的血——烈焰。新的俄國明白如繪——那裏有絕大的矛盾，極相反的運動，可怕的衝突，而正一步一步趨於最後的，永久的，包羅萬象的和諧去。

——「蒼藍之域」小說集的序言

#### 附註

(1) 彌賽亞 (Messiah) 即古希伯來人所期望的救主，Anthroposophists 一字很難給以適當的

譯名，其思想帶有一種神祕的哲學意味，Blavatsky 可為此派之代表。

(11)「島上人」(The Islanders)本是 Zamyatin 所著的說小名，描寫英國的智識階級，這裏的意思說俄國的舊智識階級之生活於威維埃生活的洋海之中，猶如孤島上人一樣。

(三)麥非士陀斐爾 (Mephistopheles) 是古代傳說中七魔鬼之一。

(四)辛得勒拉 (Cinderella) 是一篇著名童話中的女英雄，寫她怎樣給她的神仙教母帶到皇宮裏去，後來嫁給一個王子。

(五)蘇聯內的小民族——如烏克蘭、白俄羅斯、喬治亞、亞馬尼亞和新猶太的文學也有同樣的復血，即使最原始的西伯利亞民族，也漸發展他們自己的文字，和本族的文學。

(六)同路人本是舊日社會主義者用的一個名詞，是指那些不認識社會主義而對它表示好感的人。

(七)哈孟雷特即是莎士比亞著名悲劇哈孟雷特的男主角。

## 書 信

白倍爾著 徐調孚譯

這是一封家信，我們遠征隊裏一個孩子名叫柯迪考夫的口授給我寫的。我一點不加辭采的寫下來，一個字一個字的完全照他原來的話寫成。

「親愛的母親，葉夫屠嘉·菲杜洛夫娜。在這封信的第一段，我亟須報告你的是，謝



謝老天爺，我此刻還是活在世上而且非常平安，希望從你那里，我也聽到同樣的消息。我要向你深深地鞠躬……」（這里原文是開着一張親戚、教父、教母等……的名單，讓我們省了罷，接續下去把第二節寫下。）

「親愛的母親，葉夫屠嘉·菲杜洛夫娜·柯迪考夫。我亟須要寫給你的是我此刻是在蒲特尼同志的紅軍騎兵隊裏，你的親戚倪孔·萬雪立支和我們在一塊，他現在已是一位赤色的英雄了。他和我一起加入政治部的支部裏，我們把宣傳文字和新聞紙傳遞到前線去——莫斯科新聞報，莫斯科真報，還有我們自己的大公無私的報紙紅騎士，這些是每個前敵的戰士都要讀的，他們讀後，使用了英雄的精神去襲擊狡詐的波蘭人，而我和倪孔·萬雪立支一同生活着，非常有趣。

「親愛的母親，葉夫屠嘉·菲杜洛夫娜。凡是你力量所能夠的，請你全都寄給我。我要請你殺了那隻小斑豬，裝在箱子裏寄給我，外面可寫蒲特尼同志的政治部內交萬雪立·柯迪考夫收。每天晚上，我沒有吃東西便躺下來休息，而且也沒有一些被褥，所以我凍得真冷呢。請你寫一封信給我，告訴我我的斯調激嘉，他現在還活在世上沒有，我請求你——留心看護他，還要請你寫封信來告我——他的蹄仍舊忠乾縮病嗎，抑是已經復

原了，還有他前腿上生的疥癬，現在怎樣了，他的蹄鐵已經釘了沒有，我請求你，親愛的母親，葉夫屠嘉·菲杜洛夫娜，請你用肥皂把他的前腿洗濯一下，千萬不要忘却，肥皂我放在聖像的後面，如果爸爸已經用完了，那麼，請你到克拉斯諾陶去買一塊，上帝定會報答你的。讓我也告訴你，這裏的鄉村全都窮苦的，農夫一見我們紅鷹到來，便牽了他們的馬逃避到樹林裏去；我們見到的只有極小的大麥，真小得利害，我們看了都要好笑。他們也種小麥和雀麥。這裏的忽布（一種可製酒的植物——譯者注）是攀緣在桿棒上的，所以形狀很整潔：他們就用這種東西來釀酒的。

「在這封信的第二段，我亟須要把爸爸在一年前殺掉哥哥菲陀·丁蒙菲支·柯迪考夫的事寫給你。我們亞柏申哥同志的紅軍當時正要出發到洛斯朵夫城去，我們的隊伍裏發生了叛逆的事情。這時爸爸正是丹尼金的軍隊裏的將官。那些看見他的人說，他身上挂了勳章，像是在舊制底下的官吏。爲了叛逆的緣故，我們的全體都被他們捉住，哥哥菲陀·丁蒙菲支給爸爸一眼看見了。爸爸使用刀去研割菲陀，嘴裏罵道：「壞壞子，紅狗，一個——的兒子，」他這樣的罵着，一直罵到天黑，罵到哥哥菲陀·丁蒙菲支絕了他的生命。那時我曾寫給你一封信，講起你的菲陀怎樣的死了，連一個十字架都沒有。但

是這封信恰巧給爸爸拿住了。他向我說：「你是你母親的孩子，她的根，這懶婆子的根——我的生命是完了，我情願爲了真理的緣故，丟了我自己的種子。」還說了些那種樣子的別的話。我從他那里受到的拷問，正和救主耶穌受到的一樣。過了不多時候，我從爸爸那里逃走，加入亞柏申哥同志的隊伍的支隊。而我們的隊伍又接到了命令，調到伏洛尼赤城去休息，我們休息在那里也得着馬匹，行囊，自動車，和一切我們需要的東西。關於伏洛尼赤地方，讓我也寫些給你，親愛的母親，葉夫屠嘉·菲杜洛夫娜，這是一處非常奇怪的小城，比之克拉斯諾陶或者略爲大些，這裏的人民都很好看，河水也適宜於洗浴。他們每天給我們兩磅麵包，半磅肉，儘夠用的糖，所以在起身後和睡前我們都喝甜茶，飢餓已經忘記了，正餐我到哥哥西門·丁蒙菲支那里去吃油煎餅或鵝肉，吃了後，便躺在那里休息。在那個時候，全個聯隊的兵士都要西門·丁蒙菲支做他們的領袖，因爲他非常勇敢，於是，他從蒲特尼同志那里接到了委任的命令，同時他得到兩匹馬，一件軍服，一乘車子，都歸他所有。還給他紅軍的職位，而我是他的弟弟。現在，如果一個鄰人來害你——西門·丁蒙菲支有殺他的權力……於是我們去驅逐丹尼金將軍，我們殺了他們上千的人，把其餘的都趕到黑海去，但是我們在什麼地方都找不到爸爸，西門·丁蒙菲支特

別到前線去細找，因為他很傷心他的哥哥菲陀。但是，親愛的母親，你是知道爸爸的爲人，而且也明白他的頑固的個性的，他這樣的幹了——他把自己的紅鬍子染成黑色，穿了非軍人的服裝躲在梅谷、潑城內，所以住在那邊的居民沒有一個認識他是一個舊軍的近衛兵。不過真相終究是會發現的。你的親戚倪孔、萬雪立支偶然瞧見他住在一間民房裏，於是便寫一封信給西門·丁蒙非支。我們騎了馬，趕了二百多哩路——我，哥哥沈嘉，和幾個自願效力的人。

「我們在梅谷、潑城看見些什麼呢？我們看見後方的軍隊全然不和前線的一致，那裏有着許多反動的分子和猶太人，和在舊政府下一樣。西門·丁蒙非支在梅谷、潑城中和猶太人爭辯了好多次，因為他們不讓爸爸出來，把他鎖在監牢裏，還說道——「我們接到託洛茲基同志的命令，叫我們不要殺戮犯人；我們自己會審判他的。請你不要生氣，總不會讓他便宜的。」可是西門·丁蒙非支毫不讓步，還使他們知道，他是這聯隊的首領，從蒲特尼同志那裏有着一切紅軍的職位，他又恫嚇他們，誰要留下爸爸不肯放出來，就殺了他們，一個都不饒赦，聯隊裏的孩子也是這樣的脅嚇他們。但是西門·丁蒙非支一會兒便捉住爸爸了，他開始鞭打爸爸，所有的兵士都按照軍令立正在場。於是沈嘉

取水給爸爸丁蒙菲·羅調尼支洗鬍子，鬍子上所染的顏色都脫落了。沈嘉向丁蒙菲·

羅調尼支問道：

「你覺得舒服嗎，爸爸，在我的手裏？」

「不，」爸爸說，「我覺得難過。」

於是沈嘉再問道：

「那麼菲陀，給你親手研割的時候，他覺得舒服嗎？」

「不，」爸爸說，「菲陀也覺得難過。」

於是沈嘉再問道：

「那麼你到底想過沒有，爸爸，你也會覺得難過的？」

「不，」爸爸說，「我沒有想到我會覺得難過的。」

於是沈嘉轉向羣衆，說道：

「我想我如果一朝落在你的手裏時，決不會對我有些憐惜的。現在，爸爸，我們將要結果你了。」

「丁蒙菲·羅調尼支於是咒罵沈嘉和他的母親和聖母，還打沈嘉的嘴巴。西門·

丁蒙菲支把我送到場外去，所以我不能夠，我的親愛的母親，葉夫屠嘉·非杜洛夫娜，把他們怎樣結果爸爸的情形描寫給你看，因為我是已經離開了。

「再後來我們屯駐在諾服落雪斯基城內。關於這個城市我也能告訴你，過了這城有的只是水，黑海，沒有什麼乾地，我們住在那里直到五月，於是我們出發到波蘭的前敵，盡力去攻打波蘭人。」

「我是你親愛的兒子，萬雪立·丁蒙菲支·柯迪考夫。媽媽，請你留心斯調潑嘉，上帝總會保佑你的。」

這就是柯迪考夫的原信，一個字都沒有更改。我寫好了後——他把寫就的信紙摺疊了安放在胸前貼肉的地方。

「柯迪考夫，」我問這孩子道，「你的父親是一個壞人嗎？」

「我的父親是一匹沒有鬪過的雄馬，」他悽慘地說。

「你的母親比他好些嗎？」

「她是他的好配偶。如果你要看他們，這里有著。」

他拿出一張破碎的照片給我。照片上印着丁蒙菲·柯迪考夫的像，他是一個闊肩

的衛兵，帶一個軍帽，鬍子梳得很光，威風凜凜，顴骨突出，在他那無光彩，無意義的眼睛裏，有一道光芒，他的旁邊，一隻竹製的靠椅裏，坐着個穿一件束帶的短衫的小農婦，面龐顯得莊嚴靈敏，嫻熟禮儀的樣子。照相的背景簡陋得可憐，上面畫着花和鴿子，背景的前面，隱約地可以看見兩個年輕的人——身體龐大，幽暗無光，眼睛突出在外面，彷彿在體操這樣的一動不動——這就是柯迪考夫弟兄——菲陀和西門。

## 馬利亞

捏維洛夫著 葉紹鈞譯

像這樣的事我們知道得很多。她身材高高的，胸部飽滿，眉毛弓起像兩座拱門——烏黑。她的丈夫——針箍那麼大。我們一向叫他做柯佐克。（柯佐克是一種如雞卵大小的遊藝品）你能把他藏在一頂帽子裏，並且暴戾——天呵，保佑我們罷！他同馬利亞鬧架，拍桌子好像鐵匠打鐵砧。

「我要殺你。我要撕碎你的魂靈！」

馬利亞卻是個調皮傢伙。她假裝作喫驚的樣子，戲耍似地奉承着他。

「普洛可非密立啓普洛可非密立啓什麼事？」

「我要割掉你的頭！」

「我剛剛煮好了粥。你要用一點吧？」

她給他滿滿地盛了一碗，加上融化的奶油，上面就飄着油花。她站在那里對他弓着身伺候他喫，好像他們新結婚的樣子。

「喫吧，普洛可非密立啓。我待慢你。」

他歡喜了——他覺得這女人倒很乖覺，於是他掀起他的鼻子，自己覺着高貴。

「我不要喫。」

於是馬利亞像一個侍女一樣貼近着他——一會兒一杯水，一會兒一斗煙。等到他在房間裏脫衣服的時候——她把他那雙好靴子放在平時安放的地方——把他的短襪藏在火爐背後。夜裏她讓他睡在她的臂彎裏，撫摩他的頭髮，在他耳邊鳴着像一隻貓……柯佐克捏她一把——她只是微笑。

「現在，現在，普洛可非密立啓這傷害……」

「就算傷害……這不會弄死了你。」



他又捏她一把——他是她的丈夫，不是一個生人。等他滿足以後，她可要把本事顯出來了。

「呵，你柯佐克，你柯佐克。你只要讓我來打你兩下，你就沒有命了。……你以為我是木頭做的麼？你以為你是菌做的，不會傷人的麼？」

馬利亞一晌是不大開口的，家庭裏的痛苦她大半自己忍受了。但是當布爾維克起來取得了自由，他們告訴女人說現在她們同男人平等了，這當兒馬利亞也開拓了眼界。只要來一個演講員——她便趕到集會裏去。她似乎消失了一切羞慚心。有一次她走近那演講員，向他做眼色像一個女孩兒。她說，「演講員同志，來到我們家裏喝茶呀。」柯佐克在那里，當然——立刻——他的面色變了。他的眼含着怒，鼻孔張了開來。是的，我們想他就會在集會裏同她跳起來。但是他無論如何耐着，他傍着她說：

「回家去。」

她或許是要他惱怒，在我們前面站起來，開頭演說：

「農人同志們！」

我們就轟笑起來。至此那柯佐克真失了他的常態了。

「演講員同志，打她。」

到了家裏他握着拳頭奔近她。

「我要撕碎你的魂靈。」

馬利亞嘲弄他說：

「誰在這裡吵鬧，普洛可非密立啓？多麼討厭呀，嚇誰呢？」

「你如果要到集會裏去，我要撕碎你的褲子。」

「你不能毀這樣。」

柯佐克憤激了，跳起來想尋點傢伙來打她——馬利亞警告說：

「試碰碰我看。我要把所有的罐頭，在你柯佐克頭上攪破！」

這是開頭。從此以後柯佐克要顯他的本領——馬利亞也要顯她的本領了。柯佐克

躺在牀上，馬利亞——在虎牀上。柯佐克要到她那里去——她離開他。

「不，寶貝，事情不同往常一樣了。」

「到我這里來。」

「我不願意。」

柯佐克便在牀四圍跳，後來在一條冷氈底下睡着了，事情弄到這地步，人們就笑了。她停止了生小孩的事。她曾生過兩個——都死掉了。柯佐克在等着第三個，但是馬利亞不願再生下去了。「我恨死了這種事務。」

「什麼事務？」

「這種事務。你自己大約沒有生過兒子罷？」

「你當我是什麼，一個女人麼？」

「啊，我不是一條母牛每年給你生小牛。我高興不生就不生。」

那柯佐克直跳起來。

「你敢說這樣的話，我要打破你的頭。」

但是馬利亞堅持她的意思。

她說，「我成爲不孕的人了。」

「什麼？」

「如果你強迫我——我會離開你。」

她弄得他無路可走了。他本來常到街上說說笑笑，或出去訪別人，現在——都不去

了。

他爬上牀，躺在那里像一個餓夫。他如果打她，她可以跑開去。還不止此呢。她拖他到法庭裏，布爾失維克那是一定會把他收監的。這是他們的派頭——讓女人有自己的意向。他給她自由，——但是他害羞着人們要說：他沒有品格了，他被恐嚇了。他到算命的那里去了兩趟，——也沒益處。馬利亞起始從聯合俱樂部裏帶回報紙書籍來。她把來擺在桌子上，坐在那里讀着宛如一位教師，動着嘴唇皮。她讀得並不響。那柯佐克當然守着靜默，讓她儘在家的時間讀着。有時他取笑她。

「你顛倒拿着電報算一個識字的呢！」

馬利亞並不在意，——像大家知道的，書呀報呀，影響着讀者。馬利亞也到了那種境界。她站在窗前凝望。她說，「我寂寞呵。」

「你要什麼呢？」那柯佐克便問她。

「我有所要——有所……」

那柯佐克便克制自己，克制自己，——只是他不能克制得長久一點。

「我要鞭打你，惡魔迷住你的頭腦了。有所要！你夢想到什麼了？」

這是真的，她漸漸談論得多了。她開始參預到農民的事務。我們開什麼會——她總在那里。農民們開始怒了。

「馬利亞，煮你的椰菜去吧。」

管牠什麼椰菜？她只轉動她的眼睛。於是她創立了一個婦女部。我們從不曾聽見過這樣的字眼——這不像俄國字眼。我們看見一個女人來到她這里了，又一個來了，——真奇怪。她們在柯佐克家裏開起研究班來。她們聚集了，於是講話，講話，蘇維埃派出的委員也來到她們這里。他是我們中間的人，從村裏出來的，我們向來叫他樊凱雪萊，讚諾，但是他加入布爾失維克時改稱樊雪里伊，凡希了。那柯佐克只能守着靜默。只要他說一個字，便有十個聲音回報他：

「噤，噤，不要響。」

那委員當然幫助女人們——這是他的綱領。他便說：「普洛可非密立啓，現在你不能呼叱女人們了——革命。」於是柯佐克回報他默子一般的微笑。在他心裏他準備把整個的革命撕作兩片——但是他不敢。他恐怕將來鬧得不好看。至於馬利亞是越來越向前走了。她說：「我要加入布爾失維克黨了。」柯佐克想羞得她不作此想。「你自己不

難爲情麼？你的良心在那里記着，你自己錯失，上帝不肯饒恕的。」

但是馬利亞只吃吃地笑。

「上帝麼？什麼上帝？什麼時候你捏造出他來？」

她變得完全狂熱了。在委員跟前她幾乎沒有一點羞慚。他帶給她布爾失維克的書籍，這種思想混雜在她的頭腦裏，她單只爲快樂紅了臉。有一次他們倆坐在桌旁，他們以爲旁邊沒有人。但是柯佐克在牀底下，妒念使他痛苦。他讓被單垂到地板上，坐在那里像一隻土撥鼠在他的洞裏。那委員說：

「格立哈金那同志，你的丈夫這等委瑣的樣子。我不明白你怎麼同他一起過活的。」

馬利亞笑了。她說，「在最近四個月裏，我沒有與他同牀過。」他握着她的雙手，

「沒有的事，我永也不肯相信。」他看着她的眼睛並且更貼近着她。他抱着她的腰，擁緊她。他說，「我同情於你。」

那柯佐克在牀底下完全聽見了，開始覺着發怒。他要拿一把斧頭結果他們一雙——但是他不敢。他從被單底下伸出頭來看他們，他們就笑他。「我們早就知道你在牀

底下了。」

改選蘇維埃的時期到了。女人們飛一般趕來像趕市集。我們大家鼓噪着，爭論着，忽然聽見有人說：

「我們要舉馬利亞，馬利亞格立哈金那。」

我們中間的一個只不過開玩笑地說：

「好的。」

我們想這是句笑話——但是不等到我們看看四周圍，這事就變得嚴重了。女人們像一羣老鴉開頭攻擊她們的丈夫。寡婦們——兵士的妻子們——她們一大羣。更兼我們的人民都不歡喜當選，尤其在這個時期——所以他們都贊同了馬利亞麼？好的，就是馬利亞吧。讓她去。吃着苦頭吧。

我們於是檢點馬利亞的選舉票——二百一十五。

委員樊雪里伊凡希致祝賀辭。他說，「呵，馬利亞格立哈金那，你是農民代表蘇維埃裏第一個女子。」他說，「我憑蘇維埃共和國的名義對你的新職務致賀，並且希望你能夠擁護勞動無產階級的利益。」

馬利亞的眼變得大了，兩頰都漲紅了。但是她站在那里不帶一點笑意。她說：「同志們，我要爲你們服務。如果我錯了，不要責備我——你們幫助我。」

那柯佐克於是覺得非常不痛快。他不知道他們是笑他呢還是對他致敬。他回到家裏着手想：「現在我怎樣對她講話呢？她屬於政府了。」

我們也覺着奇怪。出現在我們眼前的難道是一齣戲麼？一個女人——突然間在地方蘇維埃裏——處理我們的事務……

我們自己咒詛起來：「我們是怎樣的蠢東西，我們怎麼昏了頭，使一個女人來當這樣一種職務呢？」

那柴洛夫老爹直對着馬利亞的面告訴她：

「馬利亞，你走進了錯失的門了。」

但是她只搖搖她的頭。

「你們選的我，不是我自己選出來的。」

此後我們到蘇維埃裏去看看她。我們不認識她了。那里她擺一張桌子，一個墨水瓶，兩枝鉛筆，一枝藍的一枝紅的——一個書記執着紙站在她前面。她迅速地看那些紙上



一行一行的字。她說，「這是關於糧食問題的吧，美萊梅夷夫同志？」

「是的。」

她在紙上簽了她的名，像一個總經理一樣重又說：

「表格端整了麼？快點把牠們弄好。」

我們不相信自己的眼了。這是我們的馬利亞！她並且絕不紅一紅臉。她並且開始叫我們大家做同志。老頭子開里麻夫有一次到她那里去，她對着他：

「你要什麼？」她說，「同志？」他擔受不了這個字。他覺得踏着他的雞眼還要比這好一點。他說，「你雖是地方黨員，我可不是你的同志。」你想這會使她叫喊起來吧？她只是笑笑。又一個月之後她開始戴一頂尖形帽子，穿一件農民的罩衫，帽子上綴一粒紅星。那柯佐克自傷着，自傷着，便對她提議離婚。他說，「解放我吧，從這種生活裏解放我吧。」他說，「我再擔受不了了。」他說，「我要尋一個別的女人，一個我所擔受得住的。」馬利亞只不過搖搖她的手。她說，「好的，我同意好久了。」

她在我們中間工作了五個月——我們討厭她了，——她太像一個布爾失維克了，別的女人也學着她，——一個覺悟了，又一個覺悟了，她們中間的兩個都離開了她們的

丈夫。

我們以為我們永不能去掉她了，但是一件小事情來了，哥薩克兵到村裏來了。

馬利亞同布爾失維克黨人坐了一輛車離開了我們。她到那里去——我始終查不出。他們說有些人在別村裏見過她，但或許不是她——或許是別個一女人看起來像她的。如今這樣的女人出得很多了。

## 大家庭

羅曼諾夫著 映波譯

親愛的韋露霞，已經是另外一個春天。從我寫給你最後的一封信以後，到現在已經整整的過了一年。

我到現在所以未曾寫信給你，因為一晌在許多艱難中過生活。在這種情況之中不願提起自己的聲息。

現在我寫信給你，因為一星期之前我經過了重大的遭遇。

你記不記得那個大學生，關於他的事我寫給你過？你記不記得我當時過的那種情緒激蕩的生活？

就是在一星期之前我們相遇了。

他去年春天從大學畢業以後就去實習，因此我沒有和他見過幾次面。

在我的生活中有件重大的新聞：三個月的小孩，是兒子。我就是年青的母親。你驚奇嗎？現在我在學校附設病院中做工是最後的一月了，很快地我將是一個獨立的婦人，而我所過的這一年，使我完全變成另外的一個人。

這就開始了使我過難受的日子。就是那時候我明白怎樣預備去做母親。

首先我就自己想到，當時我是處女，這樣子回家去，是怎樣的可恥。從鄰居方面不知有多少惡毒的憶念與笑罵。尤其這些完全黑暗惡毒的無情對我，要使我被驅於馬路上，不合宜於處女，到郊外的村莊去。不許我在莫斯科讀書，而欲使我提牛奶到集場去。但是當我夏天下了氣悶的客車至母親那裏去，清早一坐上馬車時，我就忘失了一切。

這是昨夜雷雨之後溫和，精神新爽七月的早晨。四周明潔清鮮的被雨染成深綠，可

愛的碧綠。天是溫柔而多霧。不知是什麼地方的雲雀兒在那兒啼吟。

當馬車在樹林邊緣上，掠過小核桃樹叢的時候，很大的雨點落在牠們上面，濡濕了臉和手，白楊樹的氣味不時可以嗅到。

我有這樣的感覺，我覺得我自身要是如此純潔無限，好像在我前面大地上清晨的空氣中一般。

在這樣感想中，我看到排在遠處，我們家的屋頂與靠近牠的玫瑰花樹。

## 二

我對於一切都忘却淨盡。回到村莊以後，好似非常愉快地回到童年的故鄉，將四周注意地看了一遍。

在生滿了小草的街上，靠近深深半陷在有刺的蜜蜂草和蒲公英中的，用棍子支持了的平斜的補舊的柵欄的旁邊，看見了小時候的女友，在那補修向井口去的草的小路，我和他們歡聚。

這時候在霧的帳帷之後，可以見到太陽如橙色鬍子般將濃厚的晨光輻射在雞糞

和柵欄之上，而露珠兒在街上的捲屈近地的草葉上發光。

當時我遇見一個相識的活潑的年青女人，鐵匠的老婆，提着水桶向井走去，我在這回家愉快之下，滿想和她去握握手。

但是馬上看見她正設法避去一雙尖銳的眼，私自微笑，無好意地微笑。

你知不知道這樣的微笑？她要講些什麼？有時甚至於完全無從明白。但是在她的方面彷彿是收集了一切的曖昧的邪妄下流仇恨的惡毒與笑罵只是什麼從規矩的範圍中逃出，有什麼超出其上似的。

只要你自己獲得了這樣的冷笑，那末，就不自在了，甚至無緣無故地——覺得自身一切都皺萎而消滅。

在這要使人發昏的心中刺激的一刹那間，就想到我到此地是幹什麼……

當走進自己的用土泥築成三個窗子小屋的門限，時常的見到母雞掘土的小窟窿，在門的附近可以見到在草上滾着一個沒有底的水桶，流出許多污濁的石鹹水，我覺得無窮的煩悶。這樣的餽水和抹布在十年十五年以前還是一樣。

立在火爐旁邊背照着我的母親穿着有鈕扣的舊的裙子，肘上露了許多筋脈老人

家的手拿着通火爐的鏟子，一下子未曾看見我。

發覺了之後，她愉快得手舉起來，放下鏟子。

而我在一分鐘之前，滿想怎樣地愉快與心焦去看到她，但是現在站在她前面，自己覺得好像走去與她接吻，而在我背後爲她隱藏着一把刀。

與最熟慣的人住在一道，是不能將自己的怎樣過生活隱匿起，母親在一星期之後，就開始對我祕密的探求和驚奇的注視。

不復記憶，有一次我無聊地依窗坐着或站着，眼睛注視一個小點上，她走到我旁邊站着，帶着母親的驚訝看我，當時我也看着，她做出那個樣子，彷彿好像尋找什麼似的，匆忙地走出去。但是我聽到她的深深的嚴重的嘆息。

以後，已經過了兩個星期，剛預備要到什麼地方去的時候，她裹了避太陽光的白的手巾坐在我旁邊，開始正式的坦白的談論，就是我自己已經二十五歲。最好是拋棄了學習，去找個好人兒，可以擔負依靠的。

——現在迷罔麻煩得還少，最好是……這樣的，我看到過。他預備將一切都漠視，全不管母親的眼光？我整夜代你思念……

馬上她的老年人的嘴唇震慄皺蹙起，她開始如老婆子地在胸前擦鼻涕。我閉緊了嘴，一言不發，而她尖銳地留心注視我，接下去：

——無用之人太多，糟塌了一輩子……而人們不都是愚蠢的。

現在我記起鐵匠妻子的冷笑爲什麼了。她那時將要怎樣地冷笑啊？

同時我又想：『倘若我告訴了她，我的母親，又將怎樣呢？不致於使母親的臉變成另外的——一個臉——爲了這個恥辱的事而對我以不幸與仇恨。倘若我放在他腦裏去？她不會和我決絕？她對於我拿給自己的新生活，將要說些什麼言語？』

我已經決定。

### 三

有一次她還是那樣憂愁驚異與嚴重地坐得靠近我，我一直地看她的眼睛，告訴她：——母親，我已經懷胎……

她在最初的一剎那無所謂悲怨地微笑着，好像被斧頭打了一下的人那樣微笑，她想也許這還是一個開玩笑的事。以後她的臉變白，她輕輕地說：

——做母親的榮幸得很……帶到客棧裏來……多謝……不希罕這些……

多一句也沒有說，她站起來，從房子裏走出去，臨去時關於居住的事，聳聳肩膀。

——隨便弄他到那裏去，只要別使我見不得人好啦——已經走到牆壁外邊，我還聽得到她的聲音。

立刻我想念到，她在十五年前也說過這樣的話。有一個哥哥，當時纔十二歲，隱藏起一個無歸的母狗。母親對於這件事是很不快樂，爲了欲多化冤枉錢。同時他氣喘着歡天喜地跑來報告消息：

——在蔡崗女人家生了小狗子了！

註：蔡崗人是一種東歐無家的游牧民族，專以歌舞卜卦爲業。

母親走去對他喊叫，欲他將這些東西藏到任何地方去都好。不要此地有他們的氣味。

整個一天哭泣吵鬧之後，他提了包袱到蔡崗女人那裏去了。她在小房子的角隅上叩敲，以自己的身體蓋着小狗，以這樣的一雙眼看走出去的哥哥，使我永久不能忘却，在那一雙眼中含有無限的慈悲與最後的祈禱。



以後哥哥將小狗摺裹在包袱裏面，含着滿眼的淚將她們燒死在大門外的土穴裏，而母狗吠叫着，在他的周圍匍伏，舐他的手，而在她的眼裏也貯滿了眼淚和人一般。

我現在感覺到，在母親說了這些話以後，我是無居住無家的了。親生的母親是絕決了。

對於這個我不能再忍受下去，我到莫斯科去。

#### 四

記得有一天早上——我從老家回來的時候。七月裏，是正熱的天氣，纔早晨九點鐘，太陽已開始和火爐一般。

莫斯科隱露在遠處淡青色的霾霧中，和工廠烟囪的煤煙，教堂頂上光禿的金黃與遠遠人家玻璃窗子搖動閃爍的光裏面，已經感覺到城市遠處的炎熱。但是在火車的窗子裏還吹着由野外來的微風。我下了車，跑到車站以後，我被滿灰塵的街道上吵鬧的熱氣所包圍，又被汽車的汽油煙所薰，心內就不知所以然地被苦悶緊壓收縮着。

到處都在修理，修路的柏油的鍋爐噴着熱氣，人們煤炭污黑的臉正要疲乏地在那

用長的鐵棒在鍋裏面撓搗。

我回到公共宿舍的時候，只有兩個無處可去的女郎和一個男朋友。他們和我都是沒有家的，我跨坐在自己的小提筐上經了好久，凝視在某一個小點。

那裏也在修理。油漆和石灰的氣息很重，泥水匠們穿了灰泥漬滿的作工的兜衣跑走，在走廊的地板上都流了澗水，從這上面散印着白的腳跡，一直到那裏我們可以棲宿的稍遠的房間的地板上。

我永久不能忘記這天早上，當我決定欲從自己的恥辱中解放出，我就去找醫院。怎樣會有這樣的事？我覺得我是一切固執偏見者的外人，開始感覺到自己的情形實在是好像無恥與不幸一般。以後自己恐懼起來，想到會有些什麼事發生，將來怎樣，我自己是無家的，這一世生存在修砌與石灰的破磚殘瓦之中，生成這樣的無家可歸的命運。而在這樣的環境之中，我決定去幹，和現在一般人所做的一樣。

我起身後，站了很久，用手抹一抹頭髮，以後就出去了……

街上灑了許多水，因此還保留着一些涼意。彷彿意志即刻清醒堅決。在兩旁邊行人走的小道上，奔走着爲自己事務忙的人們。這個所灑的水發生出的涼氣反映在他們的

臉上也是新鮮和勇敢。

而我，一切生活所摒棄者，帶了尖銳的刺激，似乎有什麼自身的不法的感覺走過去。好像一切人們都知道爲什麼我在走着，我帶了內心鄙視和恥辱的敏銳感覺走着，尋看人家門口琉璃質的招牌。委實我是害了不體面的病症而覺得自己是被遺棄與多餘的。最後，我找到醫院了。我在醫院的用銅做柵欄透明的門的旁邊，走來走去好幾次，好像是還要思量一次又一次，而實在是要想在不幸的時光前，延遲最後的一分鐘。

又好像是一切人們都在那商量爲什麼我要進來的事，都注意地看我。而我故意做出這樣的態度，好像我是與這個黃銅柵欄的大門一些兒無關係。

以後，我馬上就記起母親的言語來：

——「隨便弄他到那裏去」——又記起小狗們在包袱裏，還沒漬水的時候，一起都爬到上面來，哥哥用樹枝燒死牠們。還記起蔡崗女人。

我立刻不知不覺地回了頭，差不多跑快步地跑回來。

這樣經歷的感覺，我一生永不能忘：我立刻覺得自身的內部有什麼向四面的活東西的運動，同時我知道了這件事帶着自己的不可說的愉快。

我在牆角那兒，戰慄着，自己前面所隱藏的，確切地是自己所遭遇經過的，和眼看到的一切所註定的，在這些裏面大概只有艱難在人們前面站着，要求着這樣的死亡，如我的捐棄生命——我在看着自己前面的某一點。

以前的女伴丹惹和格娜霞——看好了我，坐近我旁邊開始盤問我，遇了什麼事。爲什麼我回到此地來？

我眼看着膝蓋，告訴她他一切。

——這樣爲什麼要哭呢？這是顯而易見的可注意的——很活潑的丹惹這樣喊叫着，馬跳着跑上樓去了。她從那裏不知拖了誰，很急遽地講說嚴重得很：

——康士但丁少惹有孩子了！

(註)康士但丁是另外一個男子的姓稱。

少惹是書中女主人的名字。

康士但丁走來，莫名其妙地站在我前面問：

——小孩子在那裏？怎樣的一個小孩子？

——他還在那裏呢，但是快出來了——丹惹微笑地說，向我看。

這兩個姑娘坐得靠近我，以這樣精細的驚異的眼光看我，好像在我身上發現了什麼秘密似的，能供給她們的生命以一種新的偉大的意義，而同時他們忘卻了周圍的石灰，修理，他們是無家地生活着在這樣大城市的暑天炎熱和灰塵裏面。

而即時，我忘却自己從生命中隔絕與摒棄的異常感覺，和我從家裏出走時，存着帶有最後的絕望沿着吵鬧的街市去尋找醫院時的心境，彷彿正式地找着新的生我的家庭，這裏所歡樂的，而正是我母親因此而拋棄我的。

在分娩的時候，我睡到分娩室去。有這樣的意識打動我，他們怎樣地設想我這個爲人，我到那邊去，他們是知道我是個處女，總是這般，我將看護婦們的隱藏的可疑的蔑視的觀念拉到自己身上來。

但是那邊誰都不驚奇，誰都不問我的孩子是從誰那裏來的，而大家都很平靜地直率地承認着，似乎對於他們是很自然的。此地承認我的與給於一切做母親的人的權利一樣。家庭在這時候見到不是權利，而是恥辱。我的同年級的人們走進來訪我，很親愛地坐近我，對於我具有守護的溫存，而以活潑的興趣去看待生命中秘密的過程。

我在此地從來沒有見到從朋友和大學中某一個同志方面的譏笑與惡毒的觀念。

正相反，他們對於眼前的事是愉快的，將自己立着高出於陳古道德之上，確切在人面前承諾我的情節，似乎對於他們是『正當的，只有對於少見多怪的下流人纔會驚訝。』在這個住的地方，在他們的對待我的關係中，甚至於表現特殊的溫柔：到浴室去的時候，不是擠我，和擠一般人一樣，而是扶攙我讓我好走，他們對我的情況，從未見過。

倘若他們是與其他的姑娘在一道無所處施的時候，只要我一到他們那裏去，就已停止一切無聊的玩笑，好像母親進去似的。

我想，倘若丈夫在我身邊的時候，同志們對我的關係中，就不致有這樣不可解說的溫柔，如現在我所見到的一般。確實是因為沒有他來，他們纔有這樣的感想，好像在我之前應有共同的負責。

我重新感覺到此地是我的家庭而不是宿舍。我沒有一分鐘是感覺到什麼我是被捐棄的，我的生存多少有些不合法。我所感覺的却相反，我從來沒有這樣過，我現在雙腳很緊地站在大地之上，因為我是大家庭的一份子，我對於牠發生關係，而不是對於誰個人或某個小小鳥籠的家室發生關係。

其他的人們，甚至於母親也棄絕我，以後而蒙我以污蔑，或是在最好的偶然中表示

一些寬大的慈悲，彷彿是對那遇着什麼恥辱不幸的人一樣。

而我的新的『大家庭』不僅不遺棄我，而是幫助我給我重大的給養。牠不僅是不監視我，而是以熱情擁護我。

什麼人知道，也許我們的一輩子，將病痛凋零，生長，担在自己的肩膀上，完整地等到新一輩子出世的時候。也許他們在那裏不致於遇到阻害自身顛子的事，因為我們在那裏已毀滅了牠。

而現在這個『新輩子』——凋零與生長的結果，『躺在我之前，以自己明白的眼睛看着我，其中反映着天堂』——許多腳為麵包而踐踏，雙手的拳頭為了溫足自己的嘴……我的財寶……

## 五

你在期待着，我關於相逢的故事。我很要告訴你一切我所經過的，你可以更明白我，和相逢之所以如此，是怎樣相逢……

一星期之前，我拿自己的小孩子從育兒院領出來——我去上工的時候，我就送到

那裏去——我和他坐在亞力山大花園裏，預備明天的事，讀讀書報，在地上畫畫。

是那個春季的初期，當時街道上城市的吵鬧第一次在靜默的冬天以後蔽放出一些新的聲音，沿着街道花園的溼濕的小道上，閃映着老鴉的影子，冬天睡醒的蠅蟲開始在太陽光之下飛鳴，小孩子們因為春到人間的愉快叫笑着，戴着編織的小帽兒腿上穿着長的襪子在那散步，用了有顏色的木頭的小鏟子，他們在沙地上亂畫。

我自己有天真愉快的情緒，我覺得我自己是這個自然與生命的春天節目中的一個活潑的參加者，看看自己的小寶貝，他在無可說的歡樂中，攪動着自己的一雙小手，去歡迎光明與太陽。

翻看了一篇書，我懶懶地抬起頭來。我的心裏流蕩着滾熱的潮浪，我的眼和伊人相遇了……

我遠遠地就知道他的走路，他的莊嚴與沉靜。這些我在最初的時期已經熟習的。知道他的低了頭走路的状态，和在大學校走廊中走的情形一樣，和以爛爛的眼光去看相遇的人的習慣。知道他的長統的皮靴，上衣裏面的青的襯衣。

當他的眼睛與我的眼睛相遇的時候，他的臉頰上泛濫了不自然的紅輪，這是在



健康年青的人們的熱的臉皮上時常有的。眼睛表示出驚異而不定的神氣，如同某個人被意外與不知之事所逼，自己要怎樣擺着架子一般——去敬一個禮或是從他旁邊走過，做出那樣子，好像未曾見到或不知道。

這樣子繼續了一忽兒。以後他拿帽取下，而我，不知道爲了什麼，微笑着和他點了一點頭。

他不得不來敬一個禮，好像他還沒有決定走近我與否。

但是顯而易見的，對他所影響的只是我沒叫他站住，也沒有污辱他與對待無信實躲避的債務者一般。已經走過去幾步，他又回顧，適當我也在看他的時候，他停住了步，就走近我，還是紅着不安的臉，拿手伸給我。

在那時候我不自然地見到他的隱藏的眼光，在看我的衣服和我的皮靴，好像是要估量我要錢用呢，還是不要。實在他希望計算和我相見後投機的程度。

我不自覺地拿腳藏到長椅子的底下去，因爲我的皮靴上有個大的補綻。

——好久沒有相見了……——他吞吞吐吐地講，又說：——你時常在此地嗎？

——每天，只要有這樣的天氣——我回答他，對着太陽光皺着眼從底下向上看他

一下，

在他的談話的音調中沒有堅決性，而是不決的友誼的探試，無他，不過兩個人相互間不相連帶的友誼。

——「嗚，明天怎樣，倘若是好天氣——他勉強笑着說的——但是現在我很忙，要走。當時，我見到他的眼光溜了我的小孩子一眼。但是他對於他一字未曾提到，做出不着他的樣子。」

我沒有想他真的忙得要走。他，顯而易見的，沒有這個確信在更長久的談話中，找出些話來。因此他要像是很快樂的，一切都已很平安地過去，他沒有避開我過，是到此地來，又談談話，而在這樣保證之下，他就很快走開了。

當他和我講話的時候，我很活潑地微笑着聽他說，好似人們聽自己的好朋友說話，許多年未曾見到，而很歡喜知道他一切平安一樣。

關於我自己，我沒有說一句話。沒有悲怨我的生命，沒有說到我自己感覺得被遺棄的艱難與困苦。沒有一分鐘，我要他明白他對於新出世的生命有直接的關係。也沒有在他去的時候想將他拉住。

回家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有個以前將全付精力供獻給我的朋友。我所以特別愉快的是我沒有用一個字兒暗示我們中間還有關係，和他簡直是臨陣脫跳的兵士一樣。

回想起尤其滿意的是在相見的最初，只有他一個人紅臉與不安，而我只簡單感嘆與幾乎推翻一切論理學而愉樂着。

使我無限愉快的是告訴他，關於他的驚奇與明顯的恐懼，而我沒有做過什麼毀謗——完全不必擔心。

他感覺到這一點，明白地完全地放心下去。

## 六

明天他又來了。在長椅子旁邊沿小道上走着，他老遠地看到我，嘻笑着，走近來。

他已經沒有昨天的猶豫與不安。他是完全的安靜，因為我對他沒有提出任何權利，也沒佈置出不快的幕景。

我們談話只是友誼的，而完全平靜。

但是在他對於我的表情中，還暴露出一些官樣文章來，彷彿一個人做了某件對不

起人的事，還沒正式地得着饒恕，要想法獲得親近自己的人的神色的完全不介意，但是，也許他是怕被人捉住，爲了接近的心境對他並未共鳴，很可因此而引起相互關係的複雜與混亂，以後對於這些要負賠償的責任。

當他問我關於我的工作的時候，就好像某一個大學的大學生詢問別一個學校的大學生一樣，他抬起眼來看我而與我微笑相遇。而他好像戰勝了什麼似的，在他的臉上湧顯出同樣的笑容。

——你——光榮的……——他由心地輕微感嘆地說，好似他怎樣還沒有明白我，和我對他的實在的關係。而僅僅看到我對他沒有任何惡意。

但是在我們之間還橫着一個問題，保留着未曾解決誰負責，關於小孩子的問題，關於他，他和我都還沒有講過一句話。

顯而易見的，這個問題使他最爲關心，我觀察到，他的眼睛時常違犯了意志留在我們小孩子身上。以後他那樣神秘地看着我，好像在他的認識中還沒有尋找出什麼似的。對於我，和我的生活，和究竟我是怎樣的，他是有明顯的興趣的。我對於他有沒有妻關係，對於他的小孩有沒有母親的關係……我是他的什麼人？是個什麼人，或不是？

……  
每次，我看他留心於小孩子的時候，他即刻做出那樣子，看到他的旁邊去，好像倘若我明白他的觀念，對於他是很羞恥似的。

而我也裝着不看他的觀念的樣子，而說我想到靠近南方的地方去做工作，那樣太陽光多一些。

人們都說，年青的父親們在他們自己生的小孩子們前面，當他們還沒有習慣於這是他們的小孩子的意思的時候，他們最初是有些不安，好像貞節的羞恥心一般。但是他，當然不僅僅是這一點。這個小孩子是他在面前的「罪過」，因此，也許他沒有勇氣去說他，即使在已經宣布缺乏任何對於某個男子不快的責任的時候。

他和我坐了整整的一點鐘，以後走去了。分離的當兒，他拿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用眼睛靜默地看了我好久說道：

——你，是個能幹的青年人！  
Morogey

昨天，最後，談判到橫在我們中間到現在不可超渡的一點——關於小孩子，有一次，我拿小孩子抱在手裏，而他掙扎着自己的一雙肥胖的小手，被小衣褶壓在靠近手腕裏的，他拖出一隻來伸到亞力山大的臉上去，驟然地去捉他的鼻子。

——不要這樣……伯伯痛的——我說着將他的手拿過來。

我看到亞力山大在「伯伯」的一個字之下，很快地觀看我，好久看着我的身上，釘着眼。

我做出不當心他的觀察的樣子。

——難道這不是我的……——他問，微笑着。

——嗚，當然的，——我簡單地回答他。

——怎樣的不可思議……簡直無關的一個先生——亞力山大說的，急遽不甯混亂地講出這句話。

他當然在那裏想，我利用這樣緊張的環境與他談判，和與我們的小孩子的父親，與回到我這裏來的丈夫一樣。但是我放下小孩子，對他指手談到別的事體，談到自己的計畫，小孩子的將來，完全沒有將自己和他亞力山大連接起來。

他坐了許久，低着頭，無神地踢動皮靴的頭子，似乎即刻感覺得自己有什麼刺激。

——但是顯見的我總對於他不是伯伯的關係——亞力山大說，咬着嘴唇抬起頭  
來：——無論如何我對於他也有一些關係……

——很小的——我反駁——總之不是這樣的，他長大了之後，他將很願意知道這  
個關係。

——什麼時候你想到自己的新的……（他停正住）到新工作去？

——再過二星期，當……櫻花開放時——我答覆，笑着。

在他的臉上有什麼驚奇着，彷彿他不知道我要講這些話。

——你，也許，將自己的通訊處送給我？

——他問我，在等待着答覆，沒有抬起頭來，而  
重新咬咀着下顎，他用皮靴在沙地上畫了個半圓形。

我不一下回答他。

而他正在那解釋，顯而易見我的一分鐘的沉默，好像拒絕一般，現在他很快地加了  
一句：

——我只是不情願永不見你……

——嗚，爲什麼？——我說。

他又很久地注視我，但是什麼也沒有說。

我們就辭別了，因爲他要坐第一次火車到工作的地方去。

我以不安的怒意和他辭別，但是不知爲什麼也沒有問他，我還能不能看到他。

而他，握了我的手，以兩個眼不斷地親熱地看我，好像要在我身上尋找着我看他的

平靜的友誼的笑的象徵。

最後，他男子般緊緊地捏我的手，而什麼也沒有說，很快地去了，毫不回顧。

而我就回家去了。

我一夜睡得在這相逢的保證之下，而總是想，我所做的對是不對？……我不知道

……但是我在他走了之後，完全沒有感覺到獨身的不安的躊躇與悲哀的空虛，而發感

到自身生命的不可言的堅實，內在的自由與充實。

## 老太婆

賽甫琳娜著 鄭振鐸譯



老太婆的兒子回家時，她正在天井裏。她帶了一個穀桶去餵豬。他遠遠的走着時，她已從大門邊的小豬欄裏看見他了。她立刻認出是他：她自己的親骨肉。但她並不向前去迎接他。她直起身體來，雙手在她的衣衫上擦了擦，雙眼直視在她兒子的臉上。

她兒子也一抬眼便立刻看見她了：他的母親已現老態了。她的背彎曲了，好像有一小峯凸出於背上。胸部乾皺了，陷落了。從帽子之下，露出幾絲頭髮來，他們已不是黑中間斑的了，全都是雪似的白。在清朗的灰色眼睛中的視線還沒有死，牠仍還尖銳。彷彿有一塊熊熊的煤塊在裏面燒着。他對那個視線微笑着。

「哈囉，母親。你爲何這樣冷容的接待我？彷彿是一個不認識的過客走進你的天井一樣。」

老太婆壓緊了她的薄而無血色的唇片。她徐徐的不大願意的答道：

「我們從前也常常的在歡迎過客。我們在沒有一點東西也不賸下之前總是不拒絕他們的麵包與鹽的。你是請假回來的麼？」

「啊，是的。我要看看我自己的母親。據現在的情勢看來，你彷彿是竟不肯讓我進屋。我聽見人說，你是生氣着，但我想，無論怎樣，一位母親……」

「爲什麼不肯讓你進屋呢？這是你父親的房子。他造了這所房子，爲了你的孩子們，爲了你的家庭。你是他自己的兒子。走進來也許你還得趕我出去呢。」

安特甫拍拍他的身邊，笑了。

「唔，我知道，母親，你一定會這樣的款待我的。但不要緊，這不會傷害我的。我不是那一類胆怯的人。我並不是一點也不像你。媽媽把我焙成了像她自己的一個模型，你可以說。但我要一點喝的。我從車站步行而歸，我的喉嚨發燒了。茶缸怎麼樣了——你還有沒有？」

他們已經站在屋裏了。安特甫以清朗柔和的視線四處的望着，他望着黑色的床櫃，望着一角上的古舊的聖像的陰慘之臉，望着板凳與家織的桌布。他的臉愉快的頰紅了——彷彿是春日在他心內融和着。牠是更溫柔，更和善了。但老太婆却更爲黑暗了，她的視線也更爲銳利了。她以憤怒的聲音說道：

「同志們還沒有把茶缸取了去呢。但我要明白這件事。當你生出時，當你少小時，你乃是我自己的。我餵養你，我看顧你。但現在你却回轉頭來反對你的父母了，却使你自己的父親不得善終，我不想餵你，看顧你，蛇。房子是你的。住在這裏。但至於說到食物呢，你自

已照顧着好了。他們把一切東西都拿去了。我所吃的乃是我自己在老年所賺得的。我不欲我賺得的東西給了任何人。」

她的憤怒使她的臉更爲年輕。安特甫將他的軍帽拋在一張凳上。

「唔，如果你和你自己的兒子在五年不見之後這樣的談着，那末，我將不再打擾你了。但現在給我一點茶。我告訴你，我的喉嚨乾了。給我一點東西吃。我將付錢給你。」

老太婆望着他的風霜侵襲的臉，他的乾唇；聽見他的深沈的疲倦的呼吸，她的雙眼似乎有一點兒軟化了。她思索的答道：

「你既這樣說，好的。你以後付錢給我好了。我現在將茶缸擺上了。」

但當她到了廚邊，喧喧的在整理茶缸時，她以眼角去望她的兒子。她的心又爲憤怒與痛苦所燃熾了。不，我親愛的，不，孩子，爲我所生所育而僅只使我悲苦煩惱，你不能使你母親如何空想的而想着。我將帶着我的信仰和我同度老年。我保守着我的信仰，並不是和平而甜蜜的。我的背部成了如車輪的樣子，我手上的血管都成了結，我的骨節中也常常是痛楚，這並不是沒有緣故的。但我已帶了我的信仰到了我的老年：人在上帝之前，必須謙恭的走着。每個人都要在他的控制之下，每個人都要在他的地位之上。因爲一個農人，

使自肉至骨都是一個農人，書上寫的：以苦作賺得你的麵包，生育你的孩子們，留他們在你的位置上，裝配以曾經裝配了你的同樣的生活。我們活着，我們工作着。不是沒有悲愁，也不是沒有痛苦，但我們得的是有的地方。我們不算在第一等人中，但也不算在最末等的人中，我們是在村中人以他們的工作而爲人所敬重的人中的。我們的根中產出了三個孩子，活着爲上帝而服務。女兒們呢，唔？他們爲別人而工作着。我們嫁她們到了別的村上去。他們既不有益，也沒有害。有時他們使母親的心記罪的，有時則使母親快活着。但不是爲了家庭，也不是爲了將來。她和她的老頭子，其希望全在他們的兒子們身上。上帝是不高興着。他取去了好的兒子們給他自已了。一個爲一輛貨車所壓死。他從磨坊驅車回家，從座位上跌出去。別一個爲皇帝而戰爭死了，他沒有留下他自己的孩子。他的妻一點也沒有好處，她是不能生育的。現在她嫁了第二個丈夫，仍然不會生過孩子。但他們對於最初的，最年輕的，常常以比之別的兒子更有希望的眼光看着他。他是聰明機警的。但她的老頭子似乎在上帝之前犯下了不可恕的罪惡。他以這個孩子責罰他們，他們所希望於他的是他們的老境的快樂。當皇帝被推倒了，而殺人犯昂步於全個帝國時，孩子請假回家了。其初，什麼事都是好好的過着。每個人在村中都滿意着。他知道讀書，他的頭

腦是對的，他常常知道一個農人所恰要知道的事。戰事侵入他們的農場一點了。在僱工之外，一個年輕的仔細的主者是需要着。老頭子有了疝氣病。他的能力和他的石願力漸漸的減少了。他們想，他們能夠不久之後便可脫離他們的煩惱了。但他們的兒子，他們的快樂却反穿了衣服——毀壞了他們。在那一次請假回來時，他帶了快樂給他的父母，但他在家住的日子很短。他一年以後又回來了，成了別一個人，血與腦都截然不同。

經過了一點的路，支吾之後，他說道：「我是一個共產黨。」他又說道：「怎麼，你們傾向於反對方面麼？無論如何，你們只有了一點土地。以你們的脊背去庇護着別人的倉廩是沒有用處的。」

父親在心底便是一位謙抑的人。在實際上，母親乃是一家之主。在村中，人家都笑道：「如果你要向加米安要什麼東西，問他的妻子好了。她是穿着幾條褲的。」

但他却是一個端正的人。他不喜歡無秩序，且常常是虔敬上帝的。而老太婆也是熱烈的信仰着的。那便是她所有的那種心胸。她喜歡禱告，整整幾夜的都耗在禱告之上。她因為不會成了一個女尼之故，不知有多少次曾向上帝求恕！當她做女兒的時候，她是與現在不同的。她在她的少年時，曾和她的丈夫分享到許多的溫甜而祕密的罪過。她從不

會懺悔過。然而到了老年，她却渴慕着上帝了。因此之故，雖然他們的兒子給予他們的損害是很深，雖然他的生活是與他們所期望的恰恰是一個反面，雖然他們對於他們所儲蓄的，所得到的東西十分的重，然而他們仍然能與他和好了。他們最爲他而儲蓄的。時間過去了，真正的秩序將要回到他們的生活中，而他們的兒子也將改心換意的。他將要開始顧想到他自己的農田，他自己的利益而不去孜孜的爲別人的需要而工作着。這乃是爲了信仰，爲了忠於上帝之故，使他們之間發生了衝突。兒子宣言道，共產黨不僅要打倒皇帝，也還要打倒上帝。他侮辱他的母親道：

「你咆吼些什麼？你的上帝真幫助了你不少！當你在地板上磕頭，禱求保全彼特加的性命時，我的哥哥的性命究竟保全了沒有呢？」

於是他更苦笑的說道：

「在全個村中，你的祈禱，伏侍上帝是比之別人格外的虔誠的，然而莫基，史特班尼契，他從不曾祈禱過上帝的，他的屋上却有了一個鐵的屋頂，他家庭裏的一切也都順順利利的。他以欺詐成了家，你的上帝似乎也和我們的老鎮代表一樣——他愛詐欺取財。」

他激動了老太婆的熱心。她頓着足，帶着畏敬的指着一個聖像而誓不以他爲子。

「你不是我的兒子！我不欲有一個褻瀆上帝的兒子，不欲以此罪過載在我的靈魂上。隨你的意思到那裏去。我們還活在世上時，請你不要回家來。」

老頭子也和他的妻一樣，對他兒子責罵着。

「我們拖着我們的担負而等候着，而這個便是我們在老年時所得的酬報。我們忍受不住了。這是一個罪過，不能以祈禱洗刷得去的。我們全家都是虔敬上帝的。我們不能夠和你住在同一家屋內。等到我們死時，你來做我們的兒子和承繼者吧。而現在，上帝告訴我，不讓你接近於我。回到城裏去。我們將設法度過我們的生命以至於結局。沒有孩子，我和老太婆兩個。」

他說了這些話，但當兒子離了家時，他却開始想念着他了。他漸漸的瘦弱了，總不能夠注力於農場的事。每當他從床上起身，而鬱鬱不歡的時候，母親便知道他一定在他的夢中見到安特甫加了。他們常常聽見人家說起安特甫。即在城中，也是每個人都知道他。村中的人們因爲城中的索取供應而遷怒及於安特甫的雙親。

「你們生了孩子。你們放縱了你的壞孩子來害全個世界。你們受苦是活該的。但我

們爲什麼也要受苦？」

但村中比較窮苦的居民，在這些日子氣概已顯得不同的，却以不欲聞的消息來報告他們。

「他們說，安特甫同志要在下種時到這裏來了。每個人都說他是一個好人，一個真實的人。」

但誰在頌揚着他呢？那些她和她丈夫所喜愛的人們，他們和這些人們同住得和平平的，現在他們却掉頭而去了。但那些喧嘩的，庸碌的佃農，他們沒有寸根尺土的却親親熱熱的待遇着兩位老人家，過於像親戚們了。

老頭子嘆息着。憂愁的咳嗽不已。他以黑暗，疲倦的雙眼望着他的院子——院子中沒有牛，只有一匹馬。他今年連下種的話也不提起了。老太婆比從前更長久的更熱心的祈禱着。

「我的主，父，慈悲的上帝，請不要發怒。請寬恕了安特甫加的罪過。請不要責罰安特甫加的褻瀆之罪。請憐恤我們。」

但上帝並不忘記了那個罪過。他一無憐恤的責罰他們。



共產黨的勢力久站下去。正如安特甫所說的，他被村中的頭領們所十分尊敬。他們慶祝着他們自己的一個新的節日，不是上帝的，不是宗教的。他們糟塌了三碼多的紅絨布。除了作為紅旗用的絨布之外，他們還用來做他們的一種新的發明。他們將絨布的兩端縛於兩個桿子之上，將她放在古老的村中會議室的階前。一個新來的畫家在那匹絨布之上，以白粉寫上幾個字：

「卡爾·馬克斯和安特甫·西馬金同志萬歲！」

那當然指的是安特甫。安特甫爲此之故，曾代這個畫家在城裏尋到了一個職業以爲報酬。他的名字，和共產黨領袖的名字是並排在一處的。老的百姓們竟不能夠說出這位共產黨的名字來。而比較富裕的農人的孩子們却開始以安特甫爲取笑之資，稱呼他爲「卡拉」。他們怕那位老婆。雖然她是年紀老了，然而她却是不怕打架的。但他們却害了那位靜謐的老頭子的生命了。每當他們遇見了他，他們便叫喚道：

「戰神的碎聲！」

老頭子將他的頭更深的埋在他的雙肩之內。

他匆匆的回了家。他羞辱了，不再在街上走着了。他幾乎不能夠收拾他的農田的事。

但當城中徵求糧食的事發生了時，他却突然的開始活動了。

「我們要隱藏了他。如果我們能夠，我們要留下一點兒。我們早已是損失得夠了。」他以恐懼而且希望的心，靜靜的再加上去說道：

「也許安特甫他自己有時要需到她。」

他不說下去，等候一個回答。但老太婆却不說一句話。

他隱藏了東西起來。幫助他的人却第一個去告發他。那便是要報復安特甫。太頭子被帶到城裏去了。在城裏，從恐懼或希望中，他遇到了他的結果。他沒有回過來。這乃是他的親愛的兒子拖他進了墳墓。如果不是爲了那件隱匿財產的事，他也許可以多活幾時。……現在他的兒子却正坐在桌邊，等着吃東西了。一點也不想到或顧到他的父親。他竟不問一句話，他竟不道歉一語。而他正坐在聖像之下，在他的草廬之中，像一個不信仰者。這乃是因爲他的緣故，上帝才和他們發怒。一切東西才都失毀了，所有留給她養老的東西，贖下的只有憤怒與憂愁了。她發狂了。她的發火的雙眼，由她的兒子轉到聖像。她的心失在一種祕密而熱誠的祈禱之中。

「不要記住，唉，上帝。至少在他死後給他安息。讓他進了天堂。不要讓他在地獄中受

苦。」

她望着她的兒子，彷彿他乃是她的死仇。她搶奪似的給他東西吃。他以一種恬靜思索的眼光回顧着她，說道：

「你還不會寬恕我麼，母親。你心上所有的冤恨，你永不會拋却。好，我也正像這樣。你的憤怒和你的談話都不能感動我。我們不能同住在一個屋內。好的，你給我吃過，現在我要走了。我去找另外一個地方去住。這一頓東西你說要多少錢呢？」

他母親憤怒的望着他。但她的語聲還恬謐，當她說道：

「我不想爲你而損失了些什麼。你吃了雞蛋，麵包，喝着牛奶。我現在正計算着你們城市中的所值的市價。」

她乾澀的硬心的說出價錢來。然後她又說道：

「我必須說，我有着你們的紙幣不知怎麼辦好。即使我得到了牠，牠不會證明我已經得到了錢。你們已經把事情帶到這樣的一個地步了，即使是錢，也一點無用。」

安特甫苦笑着。

「我要給你一件襯衫。我在背囊裏有一件乾淨的。事情已到了這樣的地步，你也可以

以從你自己兒子身上割剝去他的襯衣。」

她鎮定的取了襯衣去。她將牠摸平了，仔細的摺了起來，將牠放在一只箱內。

安特甫站了起來，咳嗽着，空空洞洞的說道：

「唔，好了。現在再會。」

他鎮定的向門口走去。然後他停了步，又向他母親望着。她的臉似是石做的。兩對的眼光碰到了，這兩對眼是很相像的。老太婆先將眼低下了。她枯聲的說道：

「再見。」

兒子將雙唇緊緊的合着，彷彿他的齒傷着他。這使他更像他的母親。他看來更老，更嚴厲。然後他回過身去，走出了門。

那一夜，痛楚在嚙咬着她的心。她趕出了她自己的兒子。也許他們彼此從此便不再相見了。她低首在聖像之前許久許久，她的思想又剛硬了。

「爲了上帝之故，聖徒們曾受到比這個更痛楚的遭遇呢。」

她的兒子不再回到村中來。但在他的浪遊時，他取了一個女子同去。不合法的。又引起了許多的閒話與責備。但老太婆不久便阻止了牠。

「我沒有兒子。那個不信上帝的人並不是我的兒子。我已不以他爲子的了。不要將關於他的話來擾我。」

過了一年之後，哥薩克人在那個村邊佔着上風了。他們回來，代替了共產黨的地位。老太婆聽見了謠言說道：

「安特甫似乎被殺了，或者他是躲在什麼地方。他們說，他被捉了。但似乎以被殺之說爲更可靠。他的女人，東迦·孚洛希洛娃被捕下獄了。他們現在放她出獄了。她住在城裏。」

這一次老太婆並不驅出以說謠言爲業的人了。她將她的披肩，移下她的額前以柔和的聲音問道：

「那婦人是懷孕着不是呢？」

「他們說，她是懷着孕呢。他們說她的生活很艱苦。她是賠償着別人的眼淚呢。」

但老太婆剪斷了這個談話，說道：

「我必須到瑪利亞那裏去接受她的孩子。他們呼喚着我呢。唔，這是工作。如今是孩子們不養活他們的父母，別的人更不能無所求而做這事。我需要食物，我沒有時間閒

談。」

她走出了屋外。

但從那天起，她彷彿是融和下去了。過了一個星期，她預備要到城裏去。她竟預備了一支拐杖作爲旅行之用。但疾病却來侵襲她，使她不良於行。臨近於死時，她似乎更爲和善了。她對瑪利亞，兵士的妻說道，她正跑進來看她：我以爲現在我有一個孫子生在城裏了。我想去看他。但上帝却不允許我。我想，他還不會寬恕安特甫加呢。唔，我想，這將如大慈大悲所命令的。」

突然的她開始悲惻的哭了起來，好像一個小孩子。瑪利亞詫異起來。老太婆是強硬的。當習慣需要她的眼淚時她才哭。現在她却躺在那裏號啕痛哭，正在臨死之前。兩天之後，結果便來了。

### 三架織布機

謝景琳著 趙景深譯

這件事去年發生在列寧格勒，爲了增加工作率的緣故，雙方相持甚爲劇烈。棉織協會麻煩了許多天。問題是，要叫棉織廠的女工從兩架織布機改爲三架織布機的管理。要知道這個問題一切複雜的地方，一切微細的附帶關係，你只須在顧蘇岩列寧格勒織工隊總部裏住一些時，就可以知道。在每次開會時，一些男人和女人的名字都成了神話，其實他們從前都是在伊凡諾夫·弗士尼參士克，葉諾士來夫爾，庫士屈瑪，奧萊霍弗·曹懿夫等織布區做過地下的神奇工作的。協會裏最光榮的主席是刁新同志，頭像托爾斯泰，帶着怕羞的，孩子氣般的微笑——他是一個溫和的大人——穿着高靴——一個老工人，他的過去好像是一篇童話。在這些會裏，你能夠遇見老織工，曾經兩次革命的戰士，下過監獄，受過遣送和遣戍。在協會的案卷文書裏，所記關於他們的傳記，你看了要像孩子般的敬畏。保藏文書的是白勒西同志。因爲久禁獄中，所以面色透明。他一天到晚總是低着灰白的頭，看着協會曆年的文件，雖是乾燥的記錄，他却默默的念着，藍眼閃爍着，回想起與文件有關的有趣的故事。這種神話中的人物以前也曾罷過工，鼓動工人，就只爲了那一件事：從兩架改爲三架。不過從前是資本家管理工人。現在協會開會，幾個領袖，也不得不勸誘工人來接受許多年前他們自稱爲「卑微的工作，囚犯一般的生活，套在

工人頸子上新的活結。『職業不易尋找，大家都是戰戰兢兢的，嚴肅的恐懼着，惟恐一旦失業，這樣的情形是不足為奇的。』

## 二

但是所謂改爲三架織布機，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在織布廠裏，有經驗的織工管理兩架織布機，一架在她前面，一架在她後面，所以她只要把身子一轉，就可以從這架轉到那架。發動織布機的是工頭，工畢掃除織布機上灰塵的是一個特別的女僕。織工的工作，便在發動與掃除之間。她的工作是看看織物上的線斷了沒有，緯線對不對，按時拿一個新的線軸放在架上。在美國的織布廠裏，技巧很有進步，一個織工大約可管理七部織布機。但我國的工廠，向例一個人只管兩部，並且還只有經驗豐富的織工纔能管兩部。新的織工在手術未嫻熟以前，總是只管一部的。

資本家早已想改爲三架織布機了。據說省去三分之一的工資，可以得到許多利益。因爲織工的工資加得極微極微，所以直接的利益幾乎與省去的工資相等。但當資本家把這革新方法說出以後，便引起風潮，燃燒着織工的心，爲下層工作者所不滿，激動起來。



於是就起了革命，趕出資本家，拿工廠交給工人手裏，誰知現在蘇維埃經濟又有了要求，與以前資本家的要求一樣。管理人弄得束手無策，——有許多關閉了的工廠沒有錢來重開，管理人使用盡方法來增加生產率，一個小錢一個小錢的節省下來。他們請求協會——幫助鄉村為三架織布機奮鬥！

協會要與列寧、格勒的無產階級者會面了，這些無產階級者是世界上最有權力的織工隊。

一個代表會議便在一個工廠裏舉行——這個工廠是羅金改組的，故名羅金工廠。協會主席、管理人、主席、縣委員，還有許多別的人——總之一句話，都是有權力的代表——都已到會。這時是冬天的晚上，陰森的城市披上了雪的白衣。徐魯速保縣在色白而且酣睡的尼瓦河旁，好像幽靈一般，朦朧的出現。一輛汽車像球一般的滾過，好像這輛車要跳到黑暗的不可知的地方去——什麼也沒有。兩旁動着歷史的工廠建築，裝飾着銀色光的頸圈。在世界未動搖以前，人們聽見小心的話，看見禮齊光光的頭，後來情形一天壞似一天，這工廠便起了反動。終於又舊又矮，窗眼牆的白爾工廠改名為羅金工廠。汽車停了。客人們默默的從汽車裏走了出來。

這天晚上風霜慘厲，但受冷的客人一踏進會場，立刻就溫暖起來，甚至出汗。

女工充滿了會場。後來的人已經沒有座位——只好站着，在別人的頸子上呼吸。空氣非常污穢。熱得好像蒸氣浴室一般。我們往講台走去，講台上也已經坐滿了人。沒有法想，我們也只好站着。但我們還沒有站定，就應該走到她們那兒去，那就很困難了。

女工都怒容滿面。她們臉都紅了，眼睛閃閃發光。她們的見面禮就是把我們罵了一頓。我那未經大敵的靈魂嚇得變成了兔子。我不由自主的拿眼睛瞟了瞟縣委員。他若無其事的走着路，聽着兩旁女工的話，好像他要把罵他的話吸收進去，好像驗氣壓器吸收氣壓一般，愈多愈好。肥大的管理人主席可沒有這樣大的肚量。他聽見女工在毫無憐憫的罵他，氣得他那狸皮的衣服都有些熱得穿不住了。

還有一個青年尤其煩惱，臉上好像連他最後的一盎司的汗也流出來了——這個人就是工廠裏的新工頭。他想把我們拉到綠桌前，替我們找幾把椅子——一把椅子上坐兩個人，會議開始了，其實不如說，會場裏的喊叫聲略微減少了一點。

工人動怒，不願管理三架織布機，是明顯的事實，猶之二加二等於四是一樣的明顯。他們不爲巧妙的理由所動，一致堅決的反對那革新的方法。請問像她們這樣多疑而又牢固團結的羣衆，爲她們自己的利益而作防禦戰，能用什麼言語，什麼理由，什麼勸勉，什麼退讓，纔能感動她們呢？

#### 四

會場裏開始黨派的爭論。終於新工頭又長又無秩序的報告，名爲增加生產率的需要的，快要讀完了。新工頭生於工廠的協會屋裏，他是在工人眼前長大成人的，他是遺傳的工人，他應該是他們自己的人。但女工一面聽着他念，一面都發出嗤嗤的聲音趕他，時常插嘴，還不住的譏刺他。他剛要念完，只得搖手，意思是說，「這種人真勸不好，她們的牙關緊閉，簡直沒有法想。」那時會場裏最不重要的管理人主席站了起來。他站着不動，等待喊叫聲停歇，再開口說話，靜靜的，一點也不誇張。你以爲他是允許她們，調解她們，和緩她們，就此打消三架織布機的提議了麼？事實上是恰恰相反。他說：

「女工們，你們以爲改管三架太難，我們是在壓迫你們，剝削你們麼？你們的意思一

點也不錯。你們請想一想——除了你們，我們還能壓迫誰呢？你們不擔當這個責任，要誰來擔當呢？你們以為資本家可以替你們找職業麼？商人和外國人可以替你們找職業麼？是誰把余慶齊逐出列寧格勒的呢？你們是誰在工廠裏受凍挨餓呢？你們是誰開始在重新改組的工廠裏作工呢？你們如果不做工，只有眼看着工廠倒閉，我們不能再保全你們的職業，不能再開新的工廠，不能再招新工，不能再在市上出售織物，不能再滿足農民的需要。沒有你們的幫助，我們就一點事也不能做。簡直沒有法想。全靠你們作最後的努力。」

最後一句話很愉快，並且含有信任之意。彷彿她們都變成了小孩子，訴說着功課太難。而他却說，「以前讀一面，你現在不妨讀兩面試試看。我倒要看看你的本領如何。」我不知道這種方法在教育學裏他們稱之為什麼方法。只知拿破崙是常用這方法的，於是拿破崙便受人崇拜。為什麼？因為他信任人們是能夠做出奇蹟來的。人們喜愛他自己的最高表現。

## 五

在沈默裏忽然聽見拖曳着的乾燥老弱的脚步聲。一個瘦小的老婦，面上起了縐紋，

嘴唇緊緊的下垂，沒有眉毛，頭上包着一塊清潔的白肩巾，她是勞工界的女英雄，在白爾工廠裏做了四十年的織工，她慢慢的走向綠桌前來。

老婦雙手按住肩巾的末端，略略高舉，在頸下繫了一個結。她咳起嗽來。於是她好像做生意經似的說道：

「好的，姑娘們，我們不妨試試看。你們可以管理三架織布機的。我雖然已經年老，也可以管理三架織布機。這並不難，——只須給我們清潔的線，這並不難。」

彷彿一樣東西忽然握住了代表——歡笑，讚美，喊叫：「老婦是對的！」幾百條願望的河流被一個不可見的手搖撼，使其流到新的河牀裏來。是的，這樣的加工是可能的，只要她們肯做，其實是很容易的。代表都知道工作是她們自己的，全都答應了。只是一秒鐘——改管三架織布機的命運便決定了。

## 鶴

謝西珂夫著 劉穆譯

哦，竟有這樣的新秋的夜晚——沈思而敏銳地悲傷。孤寂的叢林，已收割的田野，草

場，空氣都睡在那栩栩的夢的懷抱裏。可是大地還未曾涼透，繁星在天，一度月光做成的微顫的銀橋跨於大河之上。河的中間有一大的沙洲，野鶴的淒異的唳聲穿過淺藍的夜氣，由那裏送來。這秋禽正在健肥歡暢，趁未南歸之前，開始求偶了……

「達尼玉珈，聽呵……牠們正跳舞呢！」安得黎說。

「又怎樣呢！」那女郎答道。「讓我們下船，划出去吧。」

「牠們不讓我們划近他們。牠們很留神的。假如我有鎗在手就好了！」

野宿的火已經熾紅。達蒂安娜（即那女郎）拿出一個洋薯投入熾熱的灰裏。

她的黃褐色的髮上，隨意的披着一條黑色的圍巾，一髮厚髮伏於她的微黃而光澤的前額，垂到她的淺藍的眼睛上。

「我也曾一度看過牠們跳舞，」安得黎一壁說，一壁鐫刻一些圖樣在一根赤楊的手杖上。「去年我跟着我們祖父打魚。哦，我們看見種種……我們還看見一條女人魚。她正坐在石上，結她的辮髮……一絲不掛……而且俊俏模樣兒。像你一樣，我有一回看見你，達尼玉珈，當你到河裏入浴的時候。」

「撒謊下去吧。」女郎滿張開嘴唇嫣然一笑。

『我確看見你，我確看見你……我看見一切。我想偷去你的襯衣。』

『不要臉。』

安得黎正伸手想取一塊燒着的煤燃他的煙斗，忽按倒那女郎，開始癡狂地吻她。她掙扎欲脫身，掉頭他向，不把嘴唇給他，一壁吃吃鬚笑，一壁低聲道：

『她會聽見了……住手……不要再胡鬧……』

在野火的那一邊，聽見羊皮衣裳的綽縹聲，復聞長歎。安得黎跳起身來舉步走，達蒂安娜也站起。熱情在她的眼眶裏焚着，雙手顫動。安得黎呼吸不暢，幾乎站不牢。

『聽呵，她們在跳舞……』他道。他的漆黑的支波西的雙瞳，總釘在那女郎的半啓的朱唇上。

夜色，野火，月亮，水中的鶴唳，把女郎和男子雙雙陷入癡醉的輓網中。大地在他們的脚下搖動，如舟之在河中，奔騰的熱血推逼着他們使互相貼近。

『讓我們到河裏去……崖之下……看看那野鶴……』安得黎的語氣使她中心如焚。

『我不去哩。你不過想再吻我，』女郎微笑低語，一邊却移身貼近他。

「上帝制止我，我決不這樣做。我們去吧。」

「你哄我，你會這樣做。」

安得黎，嗚嗚唱起來，緩步向河邊走。達蒂安娜用眼死釘着他，默然站了一會，便招呼道：

「娜斯塔斯亞，你睡着嗎？」

羊皮的衣裳動也不動。達蒂安娜也開始嗚嗚的唱起歌來，她的臉兒一會兒緋紅，一會兒青白。她從火爐裏撈起那塊洋薯，攔在她那捲起的裙裏，也不抬頭回望，便一直踏着清新而帶露的小徑跑去。

靜默臨於野火之上。那火焰沒有人照料，低沈下去，奄奄欲滅。遠遠送來繫着的馬的鐵鍊的叮噠聲。一星忽隕，使那藍色的夜氣發亮了一會。

娜斯塔斯亞突然起來，肌肉豐滿的手猛把羊皮的外衣扯脫。

「小鬼們……我一定要監視他們……」她含怒的說，抬頭回頭，像一匹小牝馬那樣奔向河邊去，喊道：

「達尼玉珈……丹珈……我告訴祖母去……」



在秋天的時候，穀灶裏頭盛燒着火。禾束一定要在早晨之前烘乾。有誰可幫娜斯塔西亞的忙呢？誰可由松林裏拿松脂回來，誰可幫助她明天打禾呢？她現在是孤零零的一個人。他的丈夫給惡徒王丹尼奇（註一）的部下在任堡殺死已有一年多了。誰會給這年青小寡婦幫忙呢？

這時是深沉灰暗的夜裏。雄鷄已啼了三次。穀灶燒熱了，她的鄰人安得黎已經脫下外皮衣，塞柴進灶裏去。灶煙發出一種氣味來，熟的裸麥束昇騰出一種醉人的水汽。

「勞駕，安得黎，玉斯加……畢竟，你是幫助一個可憐的寡婦。」

「我只再攔一點柴，就夠了。我要睡去。你把這禾束拿起，攔別的在上頭。」

娜斯塔西亞淒然坐在灶旁的禾堆上，不答一語。她的短的洋紗罩衫在她的高聳的胸間翻動上下，像是活的小鹿那樣，她的健實的雙頰泛紅。

「但是要記得，不要告訴達尼玉珈一句話，」安得黎顫聲說，微睨娜的胸。  
娜的呼吸更難接續。

「你害怕嗎？」她懶聲帶着譏諷說。

「我害怕。」安道，他的熟練的手按倒她在禾束上。

穀窰裏正燒的熾熱——熱得悶人。外頭正佈着霧，滿環的圓月微作白色，從霧中隱約可見。

當安得黎走回家的時候，就枯的草，鋪着銀白的霜，在他的脚下索索作響。一隻長耳朵的兔突從白菜叢裏竄出來，穿過圓圃，沒入霧裏。

「還走嗎，小兔兒！」安得黎呼道。

曙色將臨了。遠帶安娜的祖母，口裏喃喃祈禱，僵僵前行到井邊汲水。處處晨光黃上鄉村的窗牖。

米迦勒節（註二）挾着大雪以俱來。村人們以麥酒，盛饌，歌唱，跳舞，詛咒，拳鬪，棍鬪來慶祝它。

一村的領袖人物都盡情歡樂，即使縣蘇維埃的主席也從鄰村來。彌撒之後森永神父差不多挨次把各家走遍，手裏拿着一個十字架。到傍晚，他必須要人攙扶了，因為他已不能再站起，他後來只有勉力跪下誦彌撒。晚間，那爛醉的主席也要人扶到他的東道主那裏去。到天亮的時候，主席和神父都在村外一間唯一的鐵屋背的房子裏，給人同攔在一張床上。

「恐怕有甚麼禍事了，」房主人面色低沈，高聲說道：「奇怪的事——跟教士同在一塊……」

「絕不，沒有甚麼不妥，」客人們含糊答道。他是一個識趣的人，他每開口都擁護蘇維埃政府。」

最高興還是在寡婦娜斯塔西亞家裏。她不得不盡情歡樂，她要誘惑那青年男子，和單身漢子，因為青春是在逝去了，單身婦女的生活終非了局。她的心像小鳥一樣的跳上跳下。

「起來呵，青年人，盡情歡樂吧！」

「唉，啾，盡情歡樂吧！」

雄壯的青年的聲音這樣子轟響着，直至聲震屋瓦。家製的蠟炬的金焰爲之搖動不定。

安得黎彎着腰，雙臂交橫，走向環立而唱的人們的中心。

「挑選你所最喜歡的人，

挑選你所最喜歡的人呵！」

他低首一鞠躬，他的粗壯像鐵一樣的手已經握住一隻溫軟如絲的臂了。

「吻你所最喜歡的人，

吻你所最喜歡的人呵！」

達蒂安娜撇開那唱歌團，奉上她那剛閉的朱唇。

「不要再玩這頑意兒吧，」寡婦高聲喊道，她的聲音拉緊了。「呵！」她的雙頰如焚，她握着她的裹着黑髮的頭。「呵……女郎們，讓我們每人盡一杯……男子漢……」她睨視着安得黎，滿含妒忌，她冷酷好笑，以手輕拍他的肩膀，「安得黎玉莎……呵……你還記得嗎？」

酒已飲過數巡，人們都有醉意了。達妮亞（即達蒂安娜）面色灰白，心中淒楚，踱到窗前去。外頭雪花舞着，一個手拉風琴嗚嗚的響起來。

「來跳舞呵！女郎們……我要跳舞！」娜斯塔西亞手裏揮舞着一塊紅巾，催逼着他們去，「天呵，爲甚你不娶我呢……呵……只讓我吻你……只讓我緊抱你一次吧。」

舞蹈的迴旋，歡呼的響朗，風琴的悠揚使瓦竈也爲之顫動了。

達蒂安娜覺得怪不愉快。她忙舉步走出屋子，她覺得不舒服，連雪的墮片也不覺吞

下了。忽然間她又感到已陷入於深透的恐怖之中。

問道：整個星期達蒂安娜如醉如癡。黑夜間，她會醒來暗泣。一晚達利亞祖母喚她到面前，

「怎麼一回事？」

達蒂安娜默然不語。

到明天早晨，達利亞祖母定睛看着她好一會，從下頭看到她濃密怒感的眉峯。

「你覺得不舒服嗎？呵，你……」

老婦人蹣跚地踱到娜斯塔西亞家裏。

「聽我說，小孤孀，聽我說，」她搖着她的黑的頭飾說道，「你是這樣子關照我的孫女兒嗎？而我，真是老蠢才，又會讓她在你那裏過夜，以為你是規矩的人。聽，告訴我，誰是她的漢子？」

割禾的刀從娜斯塔西亞的手鏗然墜地。

「甚麼事發生？她的嘴唇也白了。」

「甚麼，甚麼？難道你自己不知道甚麼！」

「鬼關照着她！」寡婦突然向着老婦人的皺臉唾罵，並以火著聲地作響。「你要知道漢子是誰，你自己找去……」

達利亞祖母搖搖頭，咀嚼她的沒齒的口。

「呸！」於是她走出去，砰然把門關上。

娜斯塔西亞倒身牀上，高聲大哭。自然安達黎現在會和達蒂安娜結婚了。

安達黎，脚下踏着索索作響的雪，步行到縣蘇維埃辦事處去閱報，一路自己盤算，「娜斯塔西亞有兩個銅茶壺，兩匹牛，一匹馬。達蒂安娜便窮一點。我將娶那一個呢？而我又必須結婚。怎樣呢，也許最好還是去問問巫師。」

他一路行，一路含怒吹口作聲，又再想及娜斯塔西亞：「假如我娶了達尼玉珈，娜斯珈將會致我於死地……她是一個拚命的婦，一個潑婦。」

他碰見達蒂安娜，正運亞麻子到油坊去。

「呵，安得黎玉斯珈。」兩人都止步站在樹林路的中間。「你近來怎樣？」

「很好。你呢？」

「不好。我時時刻刻都在思量。」

她抬起淒苦的藍眼睛打量他的支波西的眼睛——會強欲啓口笑。

「你甚麼都不知道麼，安得黎玉斯珈？」

「甚麼都不知道。」

達蒂安娜長嘆一聲。她的面龐陡現愁容。她俯首視地。

「罷了，你不久就知道了，安達黎玉莎。再會。」

他凝望着她的去蹤，十二分的可憐她，喊道：

「呵，達尼亞！你還記得那野鶴麼？候到春天來了的時候。讓我們去聽夜鶯啼吧。」

女郎默然不答，漸走漸遠了。

達蒂安娜仍然到紡紗協作社去做工，可是不再跳舞了。——她說她害頭痛，她和她朋友一邊紡紗，一邊唱着悲哀的調子，附近鄉村的青年都到這裏來聚在一起玩耍作樂，因為聖非列的齋期快要過去，而婚嫁月不久就來臨了。垂涎達蒂安娜者不止一個青年男子——再沒有一個女子能夠像她那樣漂亮，溫柔，和勤懇——有三個青年人竟因為爭她而至於酒後以刀相向。

安得黎心裏仍沒有決定。把一切女子平等看待，然而蒙他餉以葵花子的只有達蒂安娜一人，當他和她在一塊兒坐的時候，他會抱着她低聲說道：

『不用焦急，我們就將結婚了……舉行蘇維埃的結婚式，你說好嗎？』

鍾情娜斯塔西亞的也有好些男子。不過娜只款待一個人以薄餅和家釀——那即是安得黎。

『我知——你不過想娶丹珈（達蒂安娜）』當她晚上看見他上達的家裏去的時候，她會這樣說。『娶她吧，娶她罷……這小妮子可荷重負，我猜想——合縣人將會嘲笑你，蠢才。』

一日早晨，達利亞祖母拿了她的錢袋，扶了一根行杖，蹣跚地緩行，穿過樹林到巫醫的作坊那裏去。

耶羅廢奇久以神巫名於村中。當黨人襲擊鄉村，沒收麵包和財產的時候，獨找不見這巫醫。他們遍地搜索過——不獨巫醫渺無影蹤，即他的作坊也沒而不可得見。黨人中有一個還因此患虎列拉病，不到一個鐘頭就死了。

三日之前，祖母達利亞也曾在森永神父的家裏碰見蘇維埃主席的老婆米特列夫



娜。

「哦，達利亞祖母，上他那裏去，上他那裏去吧。他的確靈異。我的丈夫從米迦勒節起喝酒，此後便沒有停過。而城裏的監察委員又隨時隨到會下鄉來。我因告訴他：對上帝許一個願，立下一個狀！上帝助我一臂之力，使我戒酒，把牠封起來，交給森永神父擱在壇底下。可是他竟像不是我漢子似的——他開始喊起來：「他是一個酒徒！他是騙子，他給鴉片村人吃。」於是，我上神巫那裏去，他給我一些狼的肉屑，和教給我一句咒語。而我的男人便清醒起來——兩個星期以來一滴都不沾唇。」

達利亞祖母到了耶羅廢奇的家。巫醫坐在竈的旁邊，正攔一個貓肝在白子裏搗碎，一隻烏鴉在他身旁的地上走着，呱呱的鳴。

「你有除去你的十字架嗎？」

「我除去，我除去，小神仙。教那青年人愛我的小妮子。」

巫醫受了先祖母的一塊布和半個盧布銀幣之後，給她一把竹帚，和解釋他知怎樣用。

旁晚時候祖母回到家裏，滿心歡喜。她正要進門的時候，安得黎已在門口。

「我來有些要緊事商量。你好嗎？」

達利亞祖母舉巫醫的竹帚拍他的背，口中念念有詞：

「呵咕嘶——嘿咕嘶……」

「幹嗎，祖母？」安達黎翻身向他，驚異得很。

「呵咕嘶——嘿咕嘶！」老祖母再拍他的背，如是者數次。

安達黎大笑——心裏以為這老婦人瘋了。他走到桌旁坐下，笑過了之後，便對達蒂

安娜的父親說：

「我告訴你，格里哥黎叔父，我想要你的女兒達蒂安娜。」

「叫丹珈來，娘，」格里哥黎匆遽地說。

達利亞祖母連忙跑去找她的孫女兒，歡喜到狂了。

「那巫醫……那巫醫……」

安得黎和達蒂安娜在證人之前登記他們的蘇維埃式的結婚已有一月多了。因為

他們不是在教堂裏按基督教的儀式結婚的，夫妻自然不能同居——新婚夫婦還是像

從前那樣度日——各居一地。

達利亞祖母——她心裏以爲這不算甚麼的婚儀——仍然相信那魔帝的靈驗，常常拿起牠拍安得黎或達蒂安娜的身上。

「呵咕嘶——嘆咕嘶！」

然而，結果全無。祖母生氣了，拿斧頭把竹帚斫成片片，塞入竈裏燒了，而且還跑到縣裏團兵那裏控告那巫醫。

「那林中妖精，」那團兵說，「也騙得我好苦。我的牡羊給人偷掉，我就走到巫醫那裏去，那妖精竟指點我一條錯路。我本想抓他，不過我怕危險，恐怕他故意和我鬭氣。」

老祖母哭出聲了，不是爲那塊布和半個盧布，而是悲傷她的孫女兒。

而同時她的孫女兒——啊，冬天竟快就過去了，——含淚對她的未正式結婚的丈夫說：

「安得黎……爲甚麼你不正式和我結婚呢？讓我們到教壇去。」

「哦，這樣子的宗教迷信……我不能夠。你試讀一讀報紙。」

「我們各居一處，像陌路人一樣。你不是我們家裏的人，你真是不三不四。」

「嚇！」安得黎怒呼道。「我預備明天來和你同住在一塊。就使立刻也行。」

格里哥黎剛要進屋子，聽見他說了，叱道：

「你配到這裏來嗎？我告訴你這裏來的規矩。像你這樣拆爛污的丈夫，真是隨地都有……你只想自己討便宜，小鬼頭。你糟塌了我的女兒了，而且……」

「她已不是你的女兒。她是我的妻子。讀這法令。」

「滾你的法令！甚麼法令！法令不關係莊稼人的事，你真完全沒有良心嗎。」

「你真是一個蠢才，格里哥黎，此外甚麼你都不配。」

說罷，安得黎舉步就走。

格里哥黎開始把他的娘，女兒，蘇維埃，以至全世界一切詈了一大套。

「爲甚麼你生氣呢，爹？安得黎要和我同居。只有你不許他。」

「我死也不許他！多體面的事體！他們私下和書記等類人串通就說登記了。你們的非驢非馬的結婚式，真是該死！上安得黎家裏去，舉行婚禮吧。」

「我早想去了，不過他的父母不許我進門。」

祖母也責備她。

「這是你的差錯。女子的名聲繫於一髮，一旦失去，你用繩挽也挽不回來了。」

達尼亞倒身板凳上，嚎哭起來，一若是喪了心那樣子。

「呀，你哭嗎？祖母，拿皮鞭來……」

朝去暮來，春將老了。白晝漸漸的加長。野鶴已由南方飛回。

達蒂安娜總不出門。她的面容黯淡，她的心緒也是有說不出的悲楚。娜斯塔西亞對人炫示她穿的嶄新的短統皮鞋，和黃色柳條圍巾。繆夫和青年男子爭着向她求婚。她都拒絕。

安得黎與他的父親發生大的齟齬。他時露憂鬱深思之狀，他很少去看達蒂安娜。到那裏去一回，他便和格里哥黎爭執，終至快快離去。他的父親和格里哥黎都斤斤的說道：「到教堂去，正式和你的女子結婚。」

安得黎答道：「我想依着法令做去。新法令一下，我們便須遵守牠。」

「你的甚麼法令？她（指娜斯塔西亞）鞋聲乙乙走遍全村……這便是你的法令。」

格里哥黎喋喋的說，聲都哑了，眼睛滿含怒意。安得黎赧顏而退。

一天，格里哥黎沒有在家，達利亞祖母也出門了。當她回來，她遍找不見她的孫女兒。她跑到最好的房間門前。那門已在裏頭用鉤繫着。

「開門！」

門還不開。祖母打起抖來。她敲過又敲，但是她只聽見門後的呻吟聲。祖母便跑到圍裏去，拿了一把梯放在窗間，攀進去。

達蒂安娜正癱變着在那裏臨盆，她嚙那枕頭，呻吟着。

「呀，天呵！」祖母失聲喊道。「你這憐東西居然把門鉤上。賤婦人，你想絞死你的孩子嗎？罪過，該死……」祖母蹣跚出去洗她的手。

娜斯塔西亞的乙乙的鞋聲，在門廊作響了。

「你好，達利亞祖母。我的鷄有一隻走入你們的院子裏嗎？你要絞死誰？喂？」

「你，你黃圍巾！你，娼婦！你，拆散人的夫婦。滾開，滾開！」

祖母洗乾淨她的手，拿了一個古神像擱在達蒂安娜床頭，點着一支蠟燭，把門打開，等孩子容易產出來一點，——她本想打開那神壇的門，但是來不及了，——又回到孫女兒身邊，接她的快要墮地的曾孫兒。

同時安得黎來到格里哥黎面前，手裏拿着帽子，支波西的眸子閃閃說道：

「我已經決定，格里哥黎叔父——父親——不守那法令。倘若你想在教堂舉行，就

在教堂吧。我完全同意。他們（指他的父母）在家裏鬧到我頭都昏了。」

格里哥黎正在穀倉裏把犁刀按在犁上。他板着面孔諦聽安得黎講，已而說道：「好吧。」

他們坐下，抽起煙來。

「你要到甚麼地方去？」

「林中去。」安得黎答道。「我們還須一些木頭。」

同時，嬰兒落地了，業已半死。翌日就死去了。

達利亞祖母憂慮萬分。她拿了一些麻布，和她的最後的半個盧布去見教士。森永神父用牙齒試過那半個盧布，用手摸過那塊布，答應了。到晚上，他們偷偷地把嬰兒在教會墓地里下。

晚上幽暗而暖，和田野如在呼吸。

祖母已上床睡了，格里哥黎又喝起酒來，達蒂安娜漸好一點了。

三天之後，安達黎在合作社那裏碰見娜斯塔西亞：寡婦在買鱈魚，安得黎買煙。

安得黎的心滿着惆悵。寡婦登着鞋子乙乙作響，比從前更打扮得風流，胸口更多露點。安得黎買完回家去。在他背後，他聽見那迷人的乙乙履聲。

「爲甚這樣高傲，安得黎甚時舉行結婚？」

「你想知道幹麼？」

「幹麼？或者你會請我去觀禮。上席賜給達蒂安娜的是男孩還是女孩？」

「你說甚麼我不知道。我剛由樹林回來。」

「不如上那裏去……看看情形，不然，他們或會絞殺那嬰兒……我偷聽得一些事

體……」

安得黎氣息也接不上來，茫然四顧，忽然間全身冷了，惘然循着路行，如在夢中：

「讓我們去吃一點茶……我還有鱒魚。」娜斯塔西亞諂媚地斜睨他的眼角。

安得黎跟着寡婦後頭走，宛若中魔，沒有停脚，勉強前行。她唱唱跟他說話，但他不聽。他的心已飛到達蒂安娜那裏去，他想要他的孩子，可是又不想要他。他的靈魂覺得悲愁，不舒服，正如人在大難臨頭之前所感覺到的那樣。

剛聽見第一回鷄啼，安得黎歎飲過寡婦的家釀，便沿着村街回去，口裏嗚嗚唱着歌。



「且慢。我須叩門。」

當他叩門，格里哥黎由窗裏望出來。

「你好，我未來的丈人。我的岳父，我的合法的妻子那兒去呢？他們說你們得了一小孩子。小孩子呢？」

「沒有小孩子。」

「你說沒有孩子是甚麼意思？」安達利喘着說，他的雙腳已不穩了。「有小孩子！若果你和祖母敢絞殺他，我要你坐監牢……我知道你，兄弟！」

一個巡更似的女人忽然停止了她的喋喋的聲響，藏身黑暗中諦聽。

「走吧，孩子，睡去。」格里哥黎說完，把窗戶關起來。

安得黎握着那窗框，喊道：

「那末，我給回你退婚書。我不討她了！呀，這就是——現在時行的花樣了。倘若你絞殺他，和她死去吧！你自己討她做老婆吧。」

當他行近他自己家裏的時候，娜斯塔西亞撲過來擁着他，像一團火那樣；癡狂地吻他的眼睛，前額，口脣，並且嗚嗚的低語道：

「親愛的寶貝……心肝……你擺脫他們了……我親耳聽見了……現在你化了灰都是我的了。」

安得黎搬到孀婦家裏去。達蒂安娜過了一些日子就不怎麼傷心。安得黎已不愛她，永遠不愛她了。罷了，那又算甚麼呢？世界上還有別的青年男子漢。好些紅軍回到家鄉來談情，獻媚；軍人們的勳章銜耀於村女隊中。有些居然做新郎了！

達蒂安娜很快就恢復過來，如春苞初放。她的身體漸強了，你看見她的時候真不忍移目他向。她就是一切美的化身。

綠的田野裏春花怒放，達蒂安娜也如春花怒放，但是在後院中，街頭巷尾，泥濘裏，婦女們的耳朵邊，老嚼舌者的涎沫裏，都有散布關於達蒂安娜的謠言：她曾絞殺她的孩子。達蒂安娜傷心了。

小鳥們銜泥築牠們的巢，夜鶯徹夜在野櫻桃樹上顫啼，少年男女們嬉笑，跳舞，歌吧。那一個春天做成了好幾對夫婦，舉行了好幾回婚禮。

孟珈，拍拉斯珈，和頓珈兩姊妹——以至村裏二十個女郎都歡天喜地，——她們跳

舞到狂了，簡直不能離開那青年男子一刻。只有達蒂安娜不跳舞。沒有一個男子想跟她跳。她孤另另的坐着，一若她是染有瘟疫，沒人敢惹她。及至廢然返家，她便悲傷的哭泣，到第三回赴會，還沒有人敢惹她，青年男子的眼睛連望也不望她。達蒂安娜傷心了。

她便不再赴會了，蟄居家裏，鬢髮不整，終日飲泣。當格里哥黎看見他的女兒，他的手也變軟了，心房的血也變黑了。達蒂安娜祖母爲之悲痛逝世。

「我不能這樣子坐過一生，」達蒂安娜一天傍晚對她父親說，啜泣，起身出門。

她的父親將用完晚餐。她的語聲像利刃穿過他的喉嚨。他的心因駭怕而縮小了，他離桌去跟尋他的女兒。

門口漆黑如死。

「達蒂安娜！」

黑暗瀰漫如有凶兆，他聽見索索的聲音了。

「呵！格里哥黎狂呼。『我主耶穌呵！』他打起抖來，由繩上解下他的女兒，——他的腿不能站直了，——抱她回去放在床上。

當她剛甦醒過來的時候，有人在窗間微叩。一老人進來。

「這兒有一封信給你，格里哥黎是從縣裏郵局來，一封掛號信。」

「是我兒子寄來的，」格里哥黎模糊的想起。他的兒子是在彼得格勒一個工廠裏做工，位置很不錯。不過這會那裏是看信的時候。

翌晨，達蒂安娜看見那封信。她的哥哥不答應回來，——他正沒頭沒腦做工，——她想她到彼得格勒來。

「爲甚你悶在鄉裏？鄉村會給你甚麼呢？若是你自己寫信來說生活難受，那就到我這裏來吧。我會設法使你讀一點書，成爲一個人。」

達蒂安娜欲去之心忽大熾。

「雖然我覺得心傷，」她父親說，吞下他的眼淚，「你去就去吧。」

夏天過去了，達蒂安娜的行程已準備妥當，秋天來了。一切事物，依然如故：骯髒，貧窮，家釀酒。早晨，裸麥攔在穀倉地上打，像擂鼓那樣。沙洲上的野鶴在熹微的晨光中嬉舞。安得黎駕舟拖至，放鎗射去。

從那時候起，安得黎家中便有一隻折翼的鶴。他不能再翱翔雲表，他要永和遠安得

黎活在一起以至於死。

早晨煙霧迷濛。一輛貨車轆轤的沿着大路走。

「永別呵，我的故鄉。」

娜斯塔西亞費盡力氣然後才把如癡如醉的安得黎由窗間拉走。

格里哥黎，帽低覆着前額，揚鞭歡嘯，但是他的胸臆却滿着酸辛。達蒂安娜坐在車上。她是去試她的將來的命運。她的臉龐光彩而愉快。她的晶亮的眼睛凝眺着前途。然而前途却一望迷濛，霧在她的頭上低垂。

過鶴的清澈的鳴聲穿過層霧送到地面來。牠們向南飛去，直達牠們的目的地。碧霄之上飛鳴自由，日光如沐，霧有甚麼要緊呢？

四，六，二九，譯竣。

附註

(一)米迦勒節 Michaelmas 是慶祝天使長米迦勒的節日，在九月二十九日舉行。

(二)玉丹尼奇 Yudenich 爲俄國十月革命後的搆亂的白黨首領中之一。

## 奇蹟

弗爾可夫著 樊仲雲譯

費娣尼祖母的年紀已很老了，但她的小屋竟比她還老。

一天天的，祖母是日近於她的坟墓，但是她的小屋則比她走的還快，——她走一步，小屋竟走兩步。小屋是差不多要傾圮了——不能整個的合着——風若吹得再強一點，小屋是注定要倒坍的了。

當夜用她的禮服遮掩了大地，月中的仙人從破壁縫裏以她的白色的舌尖，對祖母肆其擲揄；衆星，便是天仙的眼目，微笑着似示意祖母前去的說：『到我們這邊來，費娣尼，上帝的奴僕，我們將安全的保護你，不受我們翼下風暴的侵襲，我們要用我們的呼吸來溫暖你。』

這在她自然是很高興的前去的，但是上帝却把她留在地上，好像她的禱告還不贖她在地上的一切罪過。

她最恐懼的是冬天，有像憤怒的岳母在風雪中呼喊著，還有嚴霜老人破進小屋，坐在壁角捻着鬍鬚，用拳頭擊着牆，像欲伸手以抓祖母的樣子。幸而老人的眼睛看不見什

麼，因為他已是這樣的老邁了，同時還要謝謝那溫暖的爐子，這使她躲過了老人。

在夜間，祖母走起身來。神燈對着偶像在閃眼睛；角上，救世主面色有點不快，右方永恆之母正在發愁，左方浸禮派的約翰柔和的望着救世主；他的身旁便是聖尼古拉，皺着眉頭——他是一個嚴正的聖徒。此外還有許多神聖望着她，有些是從偶像上，有些則從圖畫中，他們的目光都非常柔和，使祖母覺得像在撫慰她的靈魂似的。

她敬愛那些神聖，她每次看到畫有聖像的圖畫，輒立即以之挂在牆上。

祖母虔心的禱告着，她所求於神聖的惟一的希望，便是求她的小屋能夠維持到她死的日子。

雖然，她的處境困苦，但屋子到底還屬她自己所有。別人的麪包難吃，常要梗在咽喉，——在她這樣的老年，倘若做頭無家可歸的鷓鴣，那是痛苦一定還有更不堪言說的。

神父伊凡當他來供冰於神的時候，常說：「費娣尼，你的屋子是冥冥中有神在保佑着的。」

於是祖母想把數日前傍晚時分看見了神的事告他：「有一個神沿着小巷走來，神

父，他用斧敲着牆，但我可認不清他是誰，因為他的面孔給牆遮住。」

神父伊凡口中念着「在約但海」的歌詞。他是一刻都沒有空——因為教區大得很呢。

祖母忘了用作彌撒的五個銅幣藏在那裏，她完全記不起來了。她東尋西檢的翻着，但是終於找不到。神父伊凡的面色像雨後的草樣在吐着氣。

「費娣尼，你毀了上帝給他人的恩惠了。至少要給五個蛋。」

於是祖母便蹣跚着拿蛋去，他急忙的抓了十個，還是揀的最大的。

誰都知道教士的眼睛是一雙貪慾的眼，他的兩手便像鐵鏟一樣，他的一口袋是個無底之淵，——所以十個蛋，立即在他的袋中不見了。

祖母的眼中噙着淚珠：「我留着復活節用的，但是現在都沒有了。」

## 二

祖母費娣尼背了一束薪從街上下來，風吹着她像玩一頭小狗，時或追襲着一根羽毛，時或捲着一把稻草沿路的跑，時又拉緊了她的衣裙。



忽地，風從一條巷中吹着一張紙過來，又開始作弄祖母。當祖母俯下身子要去拾取的時候，風就把紙從她的手上奪過，送到刺草上面，牢牢的釘住，使祖母好容易纔取下來。祖母把紙揉開，這是一幅聖像畫。他頭上面長滿了鬚髮，是一副潔身修道者的樣子——他的眼光像針樣直刺入她靈魂深處。

祖母狐疑的不知道是誰，「也許他是一個使徒罷？他有點像聖馬可，但是馬可的身旁是沒有獅頭的。也許他是那位戰士聖斯脫來地罷？但是我看不見甲冑呢。」

她猜不出到底是誰。

她把聖像貼在屋角，與浸禮派的約翰相近的地方，於是點起神燈禱告說：

「上帝的聖徒呀，請恕我這愚妄的罪人罷——我不知道用什麼名字來叫你，——請你的聖口爲我在上帝面前述說，上帝的奴僕費娣尼，她在禱告上帝，保護她的小屋不受雷電，火燒及朽敗的災害。」

此時，神燈閃着眼睛，聖徒像在憐憫的微笑着——他一定是真的在憐憫她了。

在那一邊的窗上，雨奮着他的爪在玻璃上抓着，雷公和電母在天空中激烈的爭鬪。

有人在扣門。

祖母倚身在玻璃窗上，屋中黑暗得有如坟墓樣——她是什麼都看不見。忽然，電光在黑暗中吐出他的火舌，——有一個人立在外面，他的聲音很急迫。

『快讓我進來！』

祖母蹣跚的走到門前。

『進來，進來，孩子，不要讓屋柱碰壞你的頭顱。孩子，你冷罷。你是從那裏來的？』

『我是從城中來的。整夜的我冒着雨走，全村中我找不到一個人影——他們都睡得同死一樣。祖母，你有什麼東西可吃的麼？我餓得像狼一樣了。』

『這裏有些麵包，你吃罷。真的，你應該吃點東西纔是。不過我除了麵包沒有旁的東西呢，真是對不起。』

『麵包也就好了。』

『可是孩子你至少得在額上劃個十字呢……那裏便是聖像……不然，是罪過的呢……』

『唔，祖母，倘若你不自己勞動，是沒有神聖會幫助你的。』

「孩子，你說什麼話。有時，上帝自然也給那正直的人幸福的……」

「你以為把袋張着，上帝便有東西會掉下來麼？你以為聖徒會自他人那裏搶得東西給你，這便是上帝之所賜與麼？但是這些話與你嘈囂着是沒有用處的，你是不願意明白的……哈！這是什麼神像？」

「孩子，我不知道他是什麼神。對我愚蠢的老婦，你反正可以說我所祈禱着的是什麼的……」

「祖母，這是一個外國名字。但他的名字可不關緊要，我們所覺的重要的是他的教訓呢。」

「孩子，他教的什麼呢？」

「勞動，勞動，還有是彼此相親，彼此相愛……」

「正是，孩子，他的話是不错的。據說上帝曾親自教訓過我們應該流着汗勞動……」

「還有是叫你向他祈禱，是不是？」

「他的神像既在這裏，為什麼我不應該向他祈禱呢？剛纔你沒有來以前，我還向他祈禱，求他保佑我這小屋直到我死的時候呢。」

「是的，你的屋子正像一個老鼠洞。祈禱着罷，祖母，你或者會在未得其他神聖的垂鑒以前，就從他那裏達到你的希望的。」

「孩子，把神聖當作取笑玩，是罪過的呢。啊，罪過！罪過，當心——在另一個世界，他們把你的舌頭用釣挂起呢。」

### 三

是近秋天的時候，天空像一頭遍身稀濕的母雞，還是滴着水珠，風聲悲慘的嘶喊着，像個盲目的乞丐，在這時候，住在小屋中，真是有些難堪。

有一天，天色還很早，祖母聽到一種聲音使她恐懼，以為有頭熊兒在屋頂上行走，聲音很響，像要碎屋頂而下似的。她想，「現在，末日來了，小屋要倒下來了。」

她飛快的跳到街上，她完全失去了自主；木匠抓住全個屋頂咬着，像很吞嚥他的捕獲物——只餘着幾根肋骨了。

祖母哀哭着。

「救命！救命！救命呀，良善的人們！強盜把我所有的都搶去了！」

屋頂上的木匠於是向她問話：

「你嚇的什麼呢？我們是蘇維埃派來的。我們都是一樣的，到這裏或到那裏去作工。我們既被派到這裏來作工，我們就作事情便是這樣的。」

祖母聽見車子運着樑木的聲音，她看見成捆的堆在小屋旁邊。

祖母呆呆的立着像花園中嚇鴉的草人。「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但她可不知道。」

木匠揮着他的利斧，像樹林中的啄木鳥——在這裏那裏，他們添上一些材料，倘若樑木壞了的話，他們就換新的，於是小屋遂得了更生——這雖然像一件舊衣服樣到處是補綻，但是重要的不是美觀問題，是在求屋內能夠暖熱——足以穀祖母的一生。

祖母懷疑起來了：

「我麼？以後將誰來住這屋子呢？他們要把我逐出這老巢麼？」

「誰麼？誰是以前住這屋子的，仍是他住。請不要怕，蘇維埃保護窮人，決不損害他們的。」

一個泥水工人，用泥土作成圍子，在塗火爐——「費娣尼，請住在你有溫暖的火爐的新屋子，好好的。」

祖母果然住得很安適——火爐吐着熱氣，很溫暖。

祖母把那聖像挂在那位浸禮派聖徒的位置上——與救世主相並着。「他是非常慈悲的——他應當在上帝的身旁。」

#### 四

復活節隨着春暖冰融的日期來了。

祖母的預備並不後於他人，復活餅白得像雪球樣放在桌上，餅的四周是玫瑰色的喜蛋。

神父伊凡來向她道佳節的祝辭。

「啊，費娣尼，你的屋子真漂亮呢。」

「神父，這是完全出於意外，是我所意想不到的。便是這位神聖，使我能夠這樣的。可是我真罪過，我還不知道他的聖號叫作什麼呢？」

「費娣尼，那有，那有神聖的名字會不知道的。唔……唔……耶穌昇天了……」

他突然噎住，面孔紅的像燒熟的龍蝦。

「這是怎麼回事？你這不敬的叛徒，反把邪教的，反對基督的人與聖徒的偶像放在一處快把他丟了！」

他頓着腳，像受蠅咬了一口的馬脚，他目光凶凶的好像欲整個的把祖母吞了下去。  
「神父，他是怎樣的一位反對基督的呢？這與你有什麼相干呢？願耶穌保祐你！四十年以來，我只是向這些聖徒禱告，求他們保祐我的屋子，但是他們可沒有幫助我，只有這位慈悲的，他立即答應了我的祈求……」

「噓！」

他一口涎直唾在那聖徒的面上……祖母直立在聖像面前，像一頭野雞的母雞在老鷹的面前戰抖。

「不要睡在聖像的面上……你是教士呢！」

「你這狂妄不敬的邪教徒，你將沒有基督教的葬禮了……」他說完立即跳出屋子，像啤酒瓶的木塞。

「這教士一定是不喜歡我們真正的保護者的，」她想。  
她用一方乾淨的布擦聖像的面，在天明的時候，像雄雞樣叫道：

「耶穌昇天了……」

她的靈魂感到了溫暖——溫暖的像在熱氣中洗澡。

「上帝一定會對他有公判的！」

## 愛情

曹西欽珂著 耿濟之譯

晚會散得極晚。

瓦謝(名)柴司諾闊夫(姓)滿身臭汗，累得得要命，衣服上佩着一條招待員的帶子，站立在瑪生卡面前，用哀懇的口氣說道：

「等一等罷，我的愛。……等第一輛電車開的時候再走。真是，你要到那裏去。……這裏又可以坐，又可以等，又可以這樣，又可以那樣，你可要走。……等第一輛電車再走罷，真的是。要不，你看，你滿身是汗，我也滿身是汗。……這麼冷很容易生病的。……」

「不，」——瑪生卡一面說，一面穿套鞋，——「冷天就不能送女人，你還是個男子漢麼？」



「我全是汗呢。」——瓦謝說時幾乎哭出來了。

「快穿衣裳罷！」

瓦謝服服貼貼的穿上皮襖，緊緊夾住瑪生卡的手，同她走上街去。天氣很冷。月亮照耀着。雪在腳底下吱吱地響着。

「你真是個不安靜的女子。」——瓦謝一面說，一面欣然在鑒賞瑪生卡的側面形。

——「要不是你，換了別的人，——我怎麼也不送。真是，實在的。祇是爲了愛情纔送你。」

瑪生卡笑了一下。

「你到笑着嘴笑起來了。」——瓦謝說，——「我實在是，瑪麗·瓦西里夫納，（譯者按係瑪生卡的名和父名）我實在是熱烈的愛你。你要是說瓦謝，你躺到電車道上去，到軌道上，躺到第一輛電車開過來爲止，——我就躺下去。真是的……」

「算了罷。」——瑪生卡說，——「你不如看看四面是如何的奇美，月亮照耀時是如何的美。深夜中的城市真是美麗！真是奇美！」

「真是奇美。」——瓦謝說，一邊帶着多少驚奇的態度望着剝蝕殆盡的房簷，——「實在是很美。……瑪麗·瓦西里夫納，你看，如果真有情感，那美景也能動人……有許

多學者和黨部的人全否認愛情，我却是不否認的。我對你的情感能夠抱到老死，抱到自己犧牲的地步。真是的……你要是說瓦謝，用後腦蓋撞到這牆上去——我真的撞。」

「唔，走罷。」——瑪生卡說着，多少帶些喜悅的神氣。

「真的，我要撞。你願意麼？」

這一對情侶走到克留闊夫浜那裏去。

「真的。」——瓦謝重又說，——「你要是願意——我跳到河裏去，好不好？瑪麗·瓦西里夫納，好不好？你不相信我，我可以證明……」

瓦謝扶住欄杆，裝做要跳躍的樣子。

「哎喲！」——瑪生卡喊起來，——「瓦謝！你怎麼啦！」

一個陰暗的身軀忽然從街隅鑽出來，站在街燈那裏。

「你們嚷些什麼？」——那人輕聲說着，在仔細的審視那一對人兒。

瑪生卡駭得喊嚷起來，緊靠在欄杆上面。

那人走得更近些，拉住瓦謝的袖子。

「你這懶貨！」——那人厲聲說，——「快脫下大衣。快些……要是叫出來，——就

給你一下子，——就沒有你命啦。明白了沒有，混蛋快脫！

「爸——爸——爸……」——瓦謝說，打算用這來表示：不，不，這是怎麼？

「唔！」——那人拉住皮大衣的領子。

瓦謝兩手抖索着解開紐子，脫下大衣來。

「連靴子也脫下來！」——那人說，——「靴子我也用得着的。」

「爸——爸——爸——」瓦謝說，——「不，不……這麼冷天……」

「唔！」

「女人你並不動，祇叫我——脫下靴子罷。」——瓦謝用生氣的聲音喃喃說着，

——「她又有皮大衣，又有套鞋，却叫我脫下靴子來。」

那人安然望了瑪生卡一下，說道：「脫下她的東西，還要打個包夾着，太費事了。我自

己知道怎麼辦。脫下了沒有？」

瑪生卡嚇得向那人望着，一動也不動。瓦謝坐在雪上，解起皮靴的帶來。

「她又有皮大衣，」——瓦謝重又說起來，——「又有套鞋，却叫我一個人替大家

受罪……」

那人把瓦謝的皮大衣披在自己身上，鞋子放口袋裏一塞，說道：

「坐着，不許動，不許開口。要是嚷一下，或是動一動——你小命就沒有啦。明白沒有，混蛋？你這娘兒們也是這樣……」

那人匆忙的紐好大衣，忽然隱去了。

瓦謝全身蜷縮着，攤化着，坐在雪上，像麻袋一樣，帶不信任的態度望着穿白襪的兩脚。

「真是等着了，——他一面說，狠狠惡狠狠的瞧着瑪生卡——『我送她，我就應該喪失財產。是不是？』」

在強盜的腳聲完全聽不見的時候，瓦謝忽然在雪上亂搖起兩腿，用尖細銳利的聲音喊道：「救命啊！有人搶！」

後來他條地站立起來，在雪上跑走了，竭力地跳躍着，抽動着兩脚。瑪生卡却還留在欄杆那裏。

## 不過一點兒小事

左祝梨著 傅東華譯

先是一陣塵埃出現在那條空空的路上。接着，一種有節奏的步伐聲從那塵埃裏出來。數分鐘後，便有咳嗽的聲音從那步伐聲中發出。最後，已見黃澄澄的銅色在日光中閃耀，分明那隊伍是進城來的了。

那隊伍，見得是不過一團。大約有五百個醜惡的人，無不風塵滿面，破蔽不堪，沉沉帶着上鏽的來福槍，刺刀，和炸彈。

其中有些是騎馬的。當那第一條狹窄的街道已經充滿着人聲，軋轆聲，以及喘息聲的時候，當那馬蹄聲開始震過那些狹窄木板道的時候，那些可憐的猶太人的住屋和店鋪，便都似乎暗淡而萎縮了。

那些猙獰的，闊顎的，毛氈氈的臉，那種嘈雜喧嚷的聲音，那種皮草的氣息和那隊伍由戰場帶來的氣息，加以他們那種凌亂的行列，又沒有旗幟——凡此，都是預兆凶惡的景象。

那行列的頭裏，有一個瘦削的小個兒，穿着一套教練的制服，騎着馬在前面走，胸上環着一條醜陋的紅帶，手裏拿着一條長長的 Nagaika（哥薩克人所說的一種粗鞭，）帽上插着一根綠枝兒，腰間蕩着一把手風琴。

他後面也騎着馬的，便是一個圓圓的大胖子，長着個肥大的脖子，眼睛只是兩條微微的縫兒，還有一個闊闊張張的沒牙齒的曲嘴，——那樣的嘴，我們很容易想像得出，彷彿有四個指頭插在裏面，並有一種要震耳的流氓吹哨聲從裏面發出，震動過田野。

這兩人後面，跟着那團部的軍樂隊，一個打鼓的，兩個吹軍笛的，一個拿着一把銅喇叭，還有兩三個拿着各種不相配合的樂器。再後面，便是一個面目不同喧囂流汗的羣衆，也有騎馬的，也有步行的，身上載着鐵的，皮的，背囊，麵包，乾草，灰塵，以及廉價的烟草。

有一家小小房子的百葉窗發出可慘地砰的一聲自己關閉了。有一個老年猶太人從他的小的店舖裏將頭伸出，但他還沒有工夫看見什麼，便又不見了。一隻曾經兩度見過流血的狗從門裏跑出，站住了步，悽然的凝視着那個將近的隊伍，便又低着頭，開始用一種拖長而悲痛的聲調叫起來。

有一人穿着黑小褂戴着眼鏡的，已經一直奔過屋後的空場，好像跳陰溝似的跳過街道，去到地方「執行部」裏去了。

那新來的不識的離奇軍隊佔據了浴堂。便有哨兵出現在所有的入口和出口，——

其中有的穿皮鞋，有的穿靴子，有的赤腳，但都有圓筒形的手榴彈掛在他們的皮帶上或腰繩上。此外，各人都拿着一根來福槍或「截頭兒」——所謂「截頭兒」也就是來福槍，只不過槍管截短了些，而且不上刺刀的。在白天，這些「截頭兒」是拿來開豬和小雞用的，到晚上，它們就供向宮中亂放之用。這軍隊的人，沒有一個會向地方當局去報告。

他們把獵得的豬和雞烤了吃，自己砍柴用，又在河裏洗他們的馬。

晚上，他們就唱着歌，到公園裏去獵取女孩子。

第三天一早，他們在街上拘去一個老年猶太人，將他帶到浴室裏，正有一班人在那裏飲酒作樂。他們把一個雞蛋給那猶太人。那猶太人不肯吃，便有兩個人動手裝槍。於是那猶太人就預備拿來吃了。誰知他正張開他那慘白顫抖的嘴唇，就有一个人對他嚷道：

「你敢吃嗎，你這猶太老那？不該是你吃的雞蛋！」

於是他們在那浴室的黑暗穹頂下譁然大笑了。

一點鐘後，他們將那猶太人放走。

頭一天晚上，共產黨都已動員了。到早晨，便由直接通話線打電話給七十俄里以外

的「省執行部。」省執行部的回話是要求詳細的報告。這要求的意思，就是說他們不肯發救兵，或至少是不會馬上就發。至於理由是很明白的，就因那時省執行部的部長正到莫斯科去公幹，他的接替人則是個膿包子而已。

這電話是本地區執行部的部長白利蓋同志打去的。

他生着一個白哲的鼻子，一個高而白的額頭，一張紅紅的臉，一雙強視不瞬的眼睛，而他的嘴角唇邊，總不會缺乏一種大不耐煩的表現。他那神情之間，顯出什麼事都明白，却只不願意一個個的告訴人。此外，他又曉得留心聽別人的話，但聽了之後，並沒有一句回答。他是受人尊重的，而且也有幾分給人家害怕的。

他剛把聽筒掛上，便有本地「非常執行部」（專管防止反革命及拉機分子的執行委員會）的部長葉喜克維基同志走到他的面前。

葉喜克維基一面用拇指把制服上的皮帶拉掉，一面於語氣之間顯出他什麼都已明白，可以無須問他部裏情形怎麼樣的意思，經過一回堅決而嚴肅的停頓之後，便說道：「把黨人交給我呀！把你能召集的黨人統統交給我！」

他明曉得那鐵裏的黨人總只不過七十人光景，而其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女人，盡



是些黑皮膚，剪頭髮，帶着書獃氣的女孩子。而且就是其中的男子，也都不曾受過軍事的訓練。這都是他明明曉得的，故白別盡心裏就明白，葉喜克維基的第一著就要想把將來的責任從自己身上脫了去。

那時白利盡沒有回話，但他心裏想，這終不是解決事情的辦法。地方非常執行部有一個四五十人的隊伍。這也救不得當時的局面。

在隔壁一間房裏，有個彼得格勒的水兵斯脫班諾夫的咳嗽聲響起來了。他正撐開兩腿，坐在一張桌子上，一面寫一面咳嗽。

白利盡問道：『你在那裏寫什麼，斯脫班諾夫？』

『寫一封信。』

『你的咳嗽怎麼樣了好些嗎？』

『哦，該死的咳嗽……』

斯脫班諾夫是有肺病的。白利盡也明曉得，他那時提起咳嗽，不過借句話說說罷了。他不願自己先開口說出那市鎮所處的危險。

在接待室裏，有十個人聚等著。大家都蓬頭亂髮，現出整夜未睡的形跡，臉上又都顯

出極端恐怖的神情。他們都是殷實的市民，是來請求放他們出城去的。大家都焦急顫抖着，擠在那微微開着的門口，要想向裏窺探，至少希望得見一見白利益的面。我們可以聽見他們跟傳令兵在那裏辯論，那傳令兵不住用一種含怒的聲音道：

「這沒有什麼緊急。什麼事都是緊急的。你們有許多人，我就是一個。」  
裏面的白利益說：「我剛才打電話到省部去過。」

斯脫班諾夫問道：「爲什麼事？」

「怎麼，就爲這些土匪啊！」

斯脫班諾夫停止寫信了。

「就是爲這個軍隊的事嗎？不過他們都是些傻子呢。我會經到那裏去過。他們都是些烏克蘭人，都是些——的兒子。我不願意叫這種人來參加革命。這些該死的狗！你簡直說不定他們是什麼人。你說他們是我們的呢，或只是一幫強盜呢？其實他們只是一個別動隊罷了。他們當中有個把流氓在裏面煽動亂子。以全體說並算不得怎麼壞，但其中有的說——」布爾希維克萬歲，打倒共產黨和猶太人！當然，這簡直就是糊塗；我想他們總得稍稍變得像個樣兒才是，我今天還要再去一趟。起初，他們不肯讓我到浴室裏面去。

我便開口罵。因此他們讓我進去了。他們放着很多的酒。那真壞。這該替他們拿掉才好。」

「等着。不要擠。」那傳令兵又在門背後埋怨了。「誰的事都是要緊的。你們人多着呢。」

一陣吵鬧起來了。聽見其中一種尖利的聲音道：「這是公共的事情呢。再耽擱是要不得了的！」

那傳令兵走進裏面去，狠狠地用他的肘將門砰的一下關緊，正碰在外面一個急切探望着的頭上。

「白利盎同志，那藥劑師一定要跟你說話。他說有極要緊的事。」

「讓他進來罷。」

那肥胖而黑的本鎮前藥劑師利賽維基進來了；他的恭敬有禮的臉上現出驚惶和恐怖。

白利盎對他將眼睛一瞟，表示問他的意思。

「我沒有工夫用書面來說明。」他開始說，說時合着他的顫抖的手，像一個唱歌人，並且很恭敬地彎着身子。「我告個罪罷……事情是，雲霧已經凝集我們的鎮上了。大禍

已經臨頭了。那些沒有組織的侵入者已開始任意搜查了。屠殺的煽動已經開頭了。我們城裏又沒有軍隊。他們都在前方。因此——請你恕我冒昧——我覺得這是我的職務，爲的這是公共的事情，而且店舖雖則都已關門，仍舊還藏着很多人民的財產，他們正要動手槍——因此，我主張向特洛斯基同志去告急。因爲附近的地方沒有軍隊，而特洛斯基同志是有火車的。他將必來的很快，不會耽誤，將必能恢復秩序。」

白利盎耳朵聽着，眼睛注視在那藥劑師身上，彷彿他是一件沒有生命的東西。斯脫班諾夫不耐煩得只歎氣，張開嘴，把一口痰唾從他坐着的那張桌子吐過，直到房子中的心，帶着厭惡的神氣說過：

「哼，這傢伙倒會嚙嚙……」

白利盎輕輕的說道：

「走開罷。不要耽誤我的時候。」

那藥劑師覺得窘了，却還沒有灰心。

「如果把革命的功績統統都丟了，那是大可傷心的。我們已經有過兩次屠殺了。一次是在鄧尼鐙的時候，第二次……」

「我叫你走開。這些事請你不必費心罷。」

電話的鈴響得緊。是從「蘇維埃第一區部」打來的，當初那地方本是落伊茲曼所開的尼波爾旅館，那裏的人問說共產黨和「負責工作人」究竟動員不動員。

白利盎問那邊說話的是誰——原來是個女人的聲音。那女人弄默了，白利盎便聽得一個男子的聲音急忙道：『不要告訴他是誰。』但是白利盎已經認識那使他的妻子造出一種驚惶空氣的聲音是誰了。他是地方執行部裏的同志之一。

「我是……我是……好罷，我正要問……」

那邊的聽筒掛上了。白利盎就離開電話。

不多一會，地方執行部的房子裏便充滿著緊張的空氣。一羣被動員的共產黨到了。他們問着槍械和供給在那裏，電話連連的響。有個人不知爲什麼，正把一條繩子紮在腰裏。墨水潑翻在桌上了。有兩個人同時要通過一個狹的門，彼此相撞，無端把那門口塞着。那門吱吱嗚嗚的響起來。那屋裏的指揮人——一個帶着髭鬚黃鬍子的青年——從這間到那間不住地鑽來鑽去。據報告，機關槍已在樓下安好了。誰發命令安機關槍的呢？沒有一個人知道。有兩個人坐在桌上，掉着他們的腿。並沒有人注意他們，也沒有人曉得他

們是誰。後來才曉得他們是由這鎮上過路的兩個共產黨。廊子裏，聽見許多人一陣很重的腳步聲。他們都是紅學生。也是在這鎮上暫時勾留的。一共是十一個。房間中心，有個人在那裏吃青魚，眼睛對別人憤憤然的瞬着，搖着他的自由的拳頭，學着前方紅軍的呼喊無意識地嚷道：

『放棄浴室罷！』

蘇維埃大會和所有職業聯合代表的特別聯合大會是定在下午兩點鐘開的。

那會場比平時裝飾得特別周到。馬克斯、列寧和特洛斯基的像都用紅帶子裝飾起來，顯得很莊嚴而果斷。窗門都大大開着。白利盎座席附近的一個鈴放出一種休息日的光彩來。每個門口都有一個帶着彈匣和槍的步哨站着。又有同樣的步哨駐在樓下的入口。那步哨長，拿着叫子，這裏那裏忙碌碌的走着。會議室隔壁的幾間房裏，約有三十人模樣已經預備着了。

那天開會的秩序包括着：(一)『關於現在的局面。』由白利盎同志報告；(二)『進行的事務。』

會既開成，白利盎臉上照常帶着那種不變的厭煩神氣，提議大家首先起立，替格爾

戈同志紀念致敬。格爾戈同志是燃料委員會的祕書，新近被徵投軍在前方打死的。

「他的這一死，」白利盎說道，「就是死了無產階級一個最好的兒子。工人們和農民們將永遠不忘他們的第一等戰士。我們必須在他的墳墓上聯合起來，大家宣誓，格爾戈同志用他那種犧牲精神而奮鬥的這個目的，我們必須要貫徹到底。」

在場的人都立起來。有些戴着帽子的都把帽子脫掉。

白利盎做一種表示，讓大家坐下。

大家於是重復坐下。

做祕書的烏爾乞克向白利盎現出驚惶的樣子斜睨了一眼，口裏嚷道：

「白利盎同志發言。」

羣衆中起了一種動作。咳嗽聲。吹鼻聲。然後就是一種緊張的靜默。

白利盎起立，揮着一支鉛筆，像樂隊的指揮人揮着指揮杖一般。他報告大家，說有一個全武裝的別動隊進城來了。那軍隊分明不承認蘇維埃的權力。他們並沒有代表派到蘇維埃或軍事當局去報告。現在他們的武裝小隊已在任意搜查，已在街上拘獲安分的市民，並將他們侮辱。那軍隊自由佔據着的駐在地，已有鎮上的惡分子——從前的屠戶

和店老板們——常常在那裏走動，正在煽動屠殺。凡此情形，無論如對於這班無組織的武裝別動隊必須要有抵抗才是。

「當這時候，一般無產階級和農民護衛人的最好子弟正爲着工人和農民的權力在許多的前方流血，」他繼續說，——他的聲音和語調分明都是模倣特洛斯基的，——「正當這個時候，那些小資階級受着一般門希維克，社會主義革命黨和無政府黨的唆使，竭力要想渙散蘇維埃的勢力，要給工農的革命以一種怯懦的打擊。但這是他們不能成功的！他們這種冒險的舉動必須打倒！我們必須堅決地對這些資產階級的走狗說：『滾開去！』」

白利盎坐下了。大家喝采起來。

那秘書又向白利盎驚惶地看了一眼，嚷道：

「我要求發言一下，關於秩序上的事。而且我還有個動議。」

「我也要發言！我！我！我要求發言！」

這個這樣吵鬧着要求發言的，是個門希維克，名叫克萊納。他心裏大受激動了，他那下唇的顫抖已經分明看得出。他用雙手把他的夾鼻眼鏡，他的大衣領子，和他的頭髮，差



不多同時的儘管拉下來又整理回去。他等不到得着發言權，便朝着在場人開始說道：

「我抗議這是一種買動人心的話！白利盎同志從那裏曉得這個軍隊是由門希維克唆使來的！他並沒有證據！這是籠絡人的方法！這是煽動！」

接着就是一陣大擾亂。

「你還沒有發言權，白利盎說。」

「靜些！」

「不要從自己的坐席發言！」

「秩序，注意！」

「靜些！」

「靜些！」

「現在沒有工夫爭論！」

「這是煽動！這是籠絡人的辦法！」克萊納的聲音勝過大衆。

「靜些！」

「同志們！同志們！」

「讓他說罷！」

「不要鬧！」

「秩序，注意！」

銳利的鈴聲。

「同志們！白利盎說：『我們現在沒有工夫辯論，請大家安靜些。誰要擾亂會場的秩序』——他提高聲音說——『就要驅逐出去。現在請烏爾乞克同志發言。』」

烏爾乞克搔了搔頭，開始說道：

「同志們！現在時間既然迫促，局面又是嚴重……」

「說得簡捷些罷，同志！說得簡捷些……」

「我就說到本題了，我現在提議，關於白利盎同志的報告可以省去討論。同時我又有個主張請大家表決。誰是贊成討論終結的，請大家舉手。多數。那末讓我把案子提出。」

「說罷。」

「蘇維埃大會和各職業聯合代表的聯合大會既聽見白利盎同志報告有一個無組織的隊伍侵入鎮內，恐怕有擾亂秩序的可能，致使危及普羅的大革命，故已一致決定

採取毅然的手段，至於具體的方略，可交蘇維埃地方執行部去具擬，並予以選派代表之權。」

這案子一致都承認。大家唱過『國際歌』就散了。

那天晚上，便有一種非常的妖氣瀰漫在全鎮。這在黃昏時分便可感到，那時街上已空了，有一隻迷路的孤牛方從牧地回來，站在大街中心，發出一種拖長而悲哀的鳴聲，表示她對於這異常虛空的驚駭。

那清潔的天空，映着光輝的落日，似乎離開得遠遠，顯出不關痛癢的神氣。那些矮小房子的煙囪裏，昇出炊煙，好像一條條稀薄的喪服的黑紗。又時時聽見散漫的槍聲劈拍而起。

那時街上差不多已絕行人。只是極偶然的可聽見一種匆忙的步聲，一會兒便又沒有。有個人來了，謹慎而匆促地走着，走過那條狹窄的木板路；他不住的把眼睛回顧，好像心裏懷着恐懼。及到一個十字路口，和一根貼着破碎招貼的柱子相近的地方，他才站住了步，把去年貼在那裏的那些『強迫的規則』凝視一回，便又轉過彎兒不見了。

那妖氣跟着黑暗加深了。有許多房子裏都沒有燈亮。羣狗吠着嗥着。

禮拜堂的鐘謹慎地足足響了半個鐘頭，暗暗地使人歡悅，將人誘惑，雖則那天並不是休息日：

入夜後，風搖着樹，把垃圾刮過街道，又去敲打那些關閉着的百葉窗門。有個客人的貨車隆隆轆過。

一個迷路的醉漢在黑暗中歌唱，又向着風的號聲喃喃着說些醉話。然後便又是一片有妖氣的，壓迫人的黑暗了。

在蘇維埃的第一區部，一間地板吱吱嗚嗚響着的裏面放着個彎曲面盆架的小房間裏，區執行部和選派的代表們正在那裏開會。

白利盞坐在一張牌桌上，照常帶着那種安靜而嚴肅的神氣，請大家對於現在的局面發表意見。

『請你們只以實際的提議為限，因為現在大體的辦法是充分明瞭的，』他說。然後把在場人很注意的看了一遍，問道：

『斯脫班諾夫同志那裏去了？』

沒有回答。

但正在這個時候，廊子裏聽見有脚步聲音；門開了。斯脫班諾夫走進來，站在房子的中心。

大家都帶着詢問和期待的神氣向着他。

「就目前說，一切都還安靜，」他熬住他的咳嗽，用一種低聲說。「昨天晚上，大約有二十人光景離開浴堂出去，但不到鎮上，是到城外去的。他們想必到鄉裏去要給養的。此外，什麼都安靜。可是他們把女孩子帶到浴堂裏去，弄得稀精，這些——的兒子。」

「大本營是安全的，」共產軍的指揮道。「有四尊機關槍和三十個同志都預備着了，內中有六個是學生。地點是填高了，所以設使受攻擊，我們也可以支持得一下。」

白利盡用一種簡捷而認真的結氣報告道：

「是的，同志們，今晚六點鐘的時候我接到報告，說火柴工廠的工人和一批洗衣工人還有幾個皮匠，已經組織了一個分隊，由兩個學生指揮，在城外有了防禦的準備了。」

「街上那些巡邏的是誰？」

「那是我們的，」斯脫班諾夫說。「是我將他們留任的。」

白利盎那時正彎着頭看着一張紙，神色和態度仍舊不變，只從他的眼光裏暗示他有要緊話要說的意思，於是在一聲「同志們」之後既有相當的停頓，他便開始道：

「同志們，現在這種種對於萬一不測的戒備，當然都是很正當的。但是我們必須充分認識目前的局面。若用我們自己這點力量，我們是不能對付這個局面的，而我們又沒有地方可以希望幫助。由這一點說，這種情勢於我們實在很不利。因此，我們的一切軍事準備都應該儘可能的範圍祕密而謹慎地進行。至於我們第二步急切該做的，我的提議是這樣：因為那隊伍是誰也不許進他們的營裏去，又因斯脫班諾夫同志曾經費了大力才進去過一趟，所以我主張明天把那全隊的人都邀請出來——也照平常的手續，我們只裝做不曉得他們的舉動——邀請到劇場裏，或聽音樂，或看戲，而在未演奏之先，叫貝利亞可夫同志——他剛巧從莫斯科來到這裏——對他們談話，將目前的局面弄個清楚。同時，設使那隊伍到劇場裏來，却沒有滿意的結果，那末我主張拚個大犧牲，把劇場包圍起來，將那隊伍完全繳械！」

白利盎只把這最後一句話提高聲音說，然後又恢復特洛斯基所專有的那種堅決明晰的腔調。

十五分鐘之後，白利森的計畫就開始實行了——但還不過是最初的幾步。

斯脫班諾夫被任為劇場的指揮和音樂會的組織人，住在旅館裏的貝利亞可夫，則通知他預備着明天到劇場來出席。還有兩個女孩子，一個叫娜底亞，一個叫檀蒂烟娜，則担任到那軍隊去邀請到會的工作。這兩個女孩子都是分政治部裏的職員，前幾天才從前方回來購買文具的。

將近早晨一點鐘的時候，會議散了。

斯脫班諾夫走到外面漆黑的街上。風在黑暗裏號吼着，把他手裏一盞用過兩年的彎曲行燈的玻璃刮得玲瓏響。

他沿街漫步而走。身旁附近的一塊地方忽起槍聲。他便從袴袋裏掏出一支手槍，小心翼翼地向槍聲的方向走去。他大約走過二百步光景。靜默。沒有一個人動彈。只有靜默和風。

但那天夜裏却充滿着不安靜。腳步聲，人聲，和一種足以敗事的繚繚聲，似乎不住的發出。

禮拜堂的鐘乃敲起來了。謹慎地，不和諧地。

斯脫班諾夫咬緊牙關站住，耳朵聽着，眼睛凝視在那個預兆不祥的有風的黑暗裏，不曉得怎樣才能擺脫他的苦惱，痛楚，焦急，疲倦，和憤怒，因而深深地歎着氣，合着風的節奏搖着頭，吐了吐痰，對着夜傾出許多可怖的咀咒。

曉色開始破露了。

第一隻鷄啼了——刺耳地，含着愚笨的銳利和傲慢。

一個機頭的、疲倦而破裂的放汽聲從大本營的方面響應過來。一部火車到了。

不一會，一般迷迷糊糊背着口袋的旅客出現了，一個大家庭帶着一大堆枕墊，口袋，罐兒，由一輛沒有彈簧的馬車拖着走。當頭的是個瘦小靈動的爸爸，穿着一套短車服，分明是個吃荒的難民。他用他那種素常敏銳的眼光四周看看，心裏還不能十分了然，却已覺着到這市鎮來的時辰不碰巧了。

他頭上有個醜陋的便帽，一直拖到額頭，現出一種頹唐的異狀；耳朵上和頭的背後，有一種毛氈氈的東西跨着，好像一隻貓蹲着的曲影。

斯脫班諾夫已在「蘇維埃第一區部」的未完成的草屋裏連衣瞌睡到差不多一個



鐘頭了，醒來之後，咳了幾聲嗽。疲乏得幌蕩不穩，走出廊子裏來。在早晨的光裏，未刮過臉，病懨懨的，因無窮的煎迫脫力了，因革命而年老了！——他却看起來不過三十歲，雖則尋常時人家總要當他已有四十歲。他前進了幾步，一面走，一面排斥着睡魔，向門口而去，却又突然駐步，記起一樁事來了。他站着想了一刻，然後又回到廊子裏，敲着那從政治部來的兩個女子——娜底亞和檀蒂烟娜——所佔據的房間的門。門是開的。那水兵走了進去。那兩個女子正躺着睡覺，身上蓋着一個兵士的大衣。

「同志，喂，同志，」他叫醒了——

「什麼事？」

「你聽我說……我禁止你們去邀請那軍隊……就是說，你們必定不要去……」

「爲什麼？」

「因爲那些戲子會去的。我會差他們去的。你懂嗎？沒有別的了。」

「可是爲什麼呢，斯脫班諾夫同志？」

「我命令你們這樣做，這就完了。儘管爲什麼，爲什麼！因爲沒有土匪是會加害戲子的。就是無賴的光棍也是歡喜他們戲子的。你們可以遲一點到劇場來。在那裏也許要用

着你們。」

他走出廊子裏來，重又向門口走去，但又一次縮回他的步。這一回，他却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從桌上拿了筆墨和一張紙，然後帶着到廚房裏去。在那裏，有一個頭髮紛亂不堪的赤脚人急忙從地上爬起來，同時捲起他的一條薄薄的破蓆子；這就是那種無家可歸的可憐蟲之一，只有俄國有的，常常出現在鄉僻酒館或旅館的廚房裏的。

「你聽我說，同志，」斯脫班諾夫說，「替我拿一點熱水來泡茶，快些快些。」

當那「同志」出去拿熱水的當兒，斯脫班諾夫便靠廚房的桌子坐着，一筆筆仔細描着寫道：

「——城工農代表蘇維埃執行部茲以非常命令令國立第一劇場，於本日（一點鐘）將最優兵力動員，舉行表演及音樂會，以招待現在駐在本鎮之別動隊。」

「如違此令，嚴行治罪不貸。」

斯脫班諾夫把所寫的東西讀過一遍，覺得滿意；然後想了一刻，又加上道：

「又令該戲子等悉心演奏，不得懈怠。」

他從一個醜陋的藍色杯裏吞了一口茶，把命令再讀一過，然後拿到白利巷房間裏

去簽名蓋印。

白利盎不在房間裏。

白利盎的妻，就是地方民衆教育部的部長，穿着一條圍裙，正在一隻「頭等」爐竈上煮馬鈴薯；她告訴斯脫班諾夫，說她的丈夫已到蘇維埃本部去打電話給省執行部了。那座本地唯一劇場的小屋，以它的建築的體製說，好像是由禮拜堂和馬戲場兩件東西合成的。但它的正門却有一個兩根柱子擔成的廊門，前面小空場上有個牌坊，還仍舊搭在那裏，上用綠葉裝飾，寫着「歡迎代表諸同志」幾個字——因為區蘇維埃的大會新近正在這劇場裏開過會。

劇場的裏面共有兩級，並有一個異常寬大的舞台。

牆壁上，遊廊上，和點心間裏，都貼着各色各樣的標語。因為某種理由，這些標語多半是關於公衆衛生的，例如：「患梅毒的切不可用酒精」、「虱子是窒扶斯的傳導者」等等。

當斯脫班諾夫在蘇維埃裏尋不着白利盎獨自到劇場來的時候，劇場裏的人衆已經得着警告，曉得將有一個非常的音樂會，又已有人報告斯脫班諾夫已被任為劇場的

指揮了。事實上，原來白利茲自己在頭一天晚上已由和人通話線把這個消息傳給戲劇團的總理了。

這個總理，同時又是舞台管理，又是那戲劇團的組織者——是個未來派的畫家，詩人，劇作家，紅星，紅哨兵，紅色英雄，紅色前線等劇本的作者——弗拉良諾夫同志——那時已經在劇場裏了。他帶着一種熱心的神氣接着斯脫班諾夫道：

「哦，」他說，「事情怎麼樣了？那些人三點鐘就要來的。」

「怎麼說三點鐘？他們已答應來了嗎？」

「怎麼，可不是嗎？今天一早我就奉白利茲同志的命差兩個拉手風琴的去了。現在一個還留在浴室裏唱奏，其他一個回來報告說那軍隊三點鐘要到劇場來的。我們現在正爲他們起見，在這裏演習一套烏克蘭的革命歌劇，裏面有許多 Hopaks（烏克蘭人的民間舞）的。白利茲同志教我們對於政治要不在意些。所以我們給他們 Hopaks。這確是較好的辦法。從莫斯科來的貝利亞可夫同志會來對付他們。他一個人就能對付得了。你曉得他是一個好的宣傳家嗎？」

「是的。那末那軍隊三點鐘是要到的。」

「是的，三點鐘，還有，斯脫班諾夫同志，請你告訴我，他們爲什麼要整夜的拿人？我的兄弟也被拿了；他是一個牙醫生；他是向來不管政治的。這是怎麼的？智識階級的全部都被拿了。我想這是大可不必的。」

「我也不知道。且等着罷。我們得預備起來了。你的劇場一共有幾個入口和出口？來罷，陪我看去。」

將近三點鐘的時候，浴室裏大家都興奮起來了，馬在上鞍了，馬鞍旁邊掛上一束束的乾草了——總而言之，就當那軍隊正預備出發的時候，整個市鎮便都似乎是死過去了。那天關着的少數幾個蘇維埃機關裏的女孩子，都散歸各人家裏去了。其中有幾個在街上遇着她們的驚惶的母親和姊妹來接，都蓬着頭髮，匆忙忙把圍巾披在肩上也出來。鎮上的居民都從大門裏小門裏窺探，面上顯出驚惶的神色。有的胆大些的，竟敢冒昧走到街上來，左右看了一下，便又回到門裏去報告消息了。有些窗子裏則露出映在白面巾背景上的肖像。

在三點鐘的時候，那軍隊向鎮的中心出動了，路上經過第三巷，然後走到大街。這大

街當初叫做斯可貝勒夫斯卡的，但現在已名共產街了。

當先騎着馬的，還是進城時帶頭的那個瘦子。他後面跟着的，也還是那個曲嘴的大胖子。那胖子把身子遠遠彎出馬鞍之外，怒氣沖沖強硬地對那小夥子吩咐些什麼，他的大聲的說話裏點綴着許多下流的咒語，一面發狂似的在馬鬃上揮着他那緊抓住一根 Nagaika 的大拳頭。

及到一個拐角的地方，就是當初最「貴族的」的一段街，和藥劑師、照相館，及那時已經關閉的分銀行相近的地方，他才分明是說服那個瘦子了——那軍隊停止進行了。那些步行的兵士大半都帶着槍，却都拿在手裏，並不掛在肩頭，至此兵兵一聲放落地上，簡直好像他的是個有紀律的軍隊一般。前隊裏有少數人刺着他們的馬，不知爲什麼，都從旁邊的狹板路上奔到後隊來。

那消瘦的領隊慢吞吞帶轉他的馬，向他的肥胖的伙伴點了點頭。那胖子便張開大口大嚷起來——那聲音非常野蠻，在那些躲在家裏的驚惶市民聽起來，似乎不但全街受震，並連全鎮都受震了。

「哥西亞佛！哥西亞佛——阿——阿……」

他這樣的呼聲，在那隊伍突然停止的寂靜裏，和那包圍在街道和房屋上的不安地緊張地注意着的噤嘿裏，確乎覺得驚心震耳，如在樹林中發出的聲音一般。

「哥西亞佛——阿——阿……」

一個壯健的青年，穿着一條棉布袴，一件水兵的白襯衫，腰間掛着兩枝手槍，開始從羣中擠出他的路。

「我在這裏！」——他走近他的上官們。

於是那胖子就跟哥西亞佛作一段長時間的談話，這談話收梢得很奇怪：那大胖子突然向哥西亞佛將馬跨前一步，拿鞭子踢他的胸膛，又拿 *whip* 狠狠抽他的腦蓋。

軍隊仍舊前進了。這分明只是一種家庭的誤會。

劇場裏關於招待這個無異聽衆的事情什麼都預備好了。

舞台背後有一間化妝室裏，坐着白利盎和宣傳家的貝利亞可夫，斯脫班諾夫則貼近旁邊站着，帶幾分担心的樣子，報告那全武行的軍隊連人帶馬的快要到近了。

白利盎想了一刻，便道：

「不要緊。可是你把台後的哨兵移到近出口的地方去，那末萬一有不測，也好叫那

「些傢伙當做劇場是包圍着的。」

斯脫班諾夫暗底下對於白利盎的有些命令是不贊成的，却擺着手出去依命辦理了，神氣間好像在說：『好罷，我就照辦——我們且看將來怎麼樣罷。』他從附近一間化妝室裏移了六個帶槍的送到台下，藏在一個衣架的衣裳鈎兒背後。

那些戲子，都戴着行頭和化裝，很馴服地坐在其餘兩間化妝室裏，吸着煙，輕輕的談着：

「我告訴你，今天的事是要動武收梢的呢。」

「上禮拜有個人從莫斯科來……你曉得建築師特路底克是有一個兄弟的……好罷，這個人就是他的熟人……他說莫斯科也正有同樣的事……簡直是大鬧……列甯已經到斯摩綾斯克去了……是的……是的……你用不着疑心的……」

「我可以告訴你一個來源可靠的消息，列甯已把特洛斯基拿起來了……」

「這是真的……我也聽見說過……」

「白利盎要被舉出來代替特洛斯基了……這是事實……」

「那是作興的」——（一個女人的聲音）「你們看見過他老婆穿的那件新袍」



子嗎？——那種粗笨的嘴臉兒！

「還有昨天……啊，那種情形，昨天的……滿城裏的抓人！——可是洛伊茲曼旅館裏的人竟還喝了一晚的酒呢……嘿……他們來了……」

騷擾聲，脚步声，軋轆聲，人聲，以及坐椅吱噶聲，從遊廊裏及池子裏發出來。

那隊伍已經到了。

他們沒有進劇場之前，先把它包圍起來。也跟在浴室裏一般，所有的入口和出口都有衛兵站着；馬呢，有的吊在大門的欄杆上，有的吊在廊子的柱上，又有的吊在空場裏的燈柱上。

附近街道的交叉口都有小步哨放着。

其餘的則充滿了劇場。

台上現出「烏克蘭歌劇」第一幕的佈景：一個酒店的大門，一片鐵店，以及兩旁的樹木。

幕是開着的，

那隊伍坐定之後，貝利亞可夫便匆匆的出來，走到腳燈旁邊立刻開口道：

「同志們！現在全個世界都包圍在革命的烈焰裏了。各國的勞働者都正從多年的迷夢裏醒覺過來，都在第三共產國際的旗幟之下和「查」們，地主們，資本家們在這裏奮鬥了……」

貝利亞可夫突然覺得他的腿有一種不舒服的異樣感覺。他獨自站在上面的那個空虛而光亮的台，對着一個帶着刀，炸彈，和實彈槍的，什麼事都會幹出來的敵意的羣衆，他感到非常廣漠了。聽衆中不止一個，都拿槍桿直豎着，把槍托放在膝上，又把粗笨的指頭按在板機，莫不具備着一個新從田間出來的遊蕩農民那種不自覺的敏捷精神。

當在這緊張靜默裏演說的中間，走廊裏不知什麼地方有一頭門突然砰的一下響起來，便有少數人帶着農民式的驚惶忽的跳了起來，同時又聽得子彈匣的聲音在光亮的劇場裏異樣地可怕地扎扎響起……

但那拍子不覺加緊的演說依然還繼續下去，而它那鎮定的節奏，當這緊急關頭，其足以鎮靜聽衆，比之任何特別勸守秩序的話効力都來得大。

他是隨時都可以被殺的。當時那數百個聽衆，都是由他們的根基地硬拔出來的，由他們所習慣的環境裏移了來的，身被旋風顛倒的，受了擾亂的，吃着苦楚的，是從泥和血

裏去尋真理的，渾渾噩噩的，是被一種不可名言的原始的力攝了來的，——他在這樣的數百聽衆中，無論那一個都可把他當做一種活的標的。

他對於這個聽衆是陌生的，不入淘的——因為他是一個城裏的居民，腿兒細細的，鬍子尖尖的，又有兩片奇異的玻璃夾在他那窄窄兒的鼻梁上的。

他對他們有什麼要求呢？他們爲什麼該聽他的話呢？這些話裏到底有什麼意義，爲什麼常常要在市場上，農民的木屋裏，以及田畝裏，大路上來講呢？爲什麼因着這套話就發生許多的流血呢？爲什麼一般善良勤苦的安分百姓要拿起槍來毫無猶豫地放進和他們自己一樣的人的胸膛裏和頭裏面裏呢？總之，爲什麼所有的邊境上，關柵上，道路上，市鎮裏，鄉村裏要有這樣的射擊呢？

「同志們！我們要曉得我們身上載着最先引起世界革命的榮養。我們是最先從查從地主，資本家，將軍，憲兵們的羈轡之下把自己解放出來的……」

貝利亞可夫並不曉得他的聽衆的情緒轉變怎麼樣。

他雖是一個有習練有胆量的宣傳家，却是非常之不善觀察。他所說的話，在他自己看來，似乎是非常清晰簡單，而明瞭的，所以每逢人家不懂他時，他就要誠心地詫異了。

場中如果碰到他須答覆別人的問題，他總要現出窘狀，就像做父母的回答孩子們所問關於一般公認爲人生的祕密時那樣窘法。他的演說難得有預先準備的，而若聽衆中有他的知己朋友——特別是他的未婚妻——在裏面，他大概總要感到有些窘，因爲他的演說的內容，他總是看得極簡單的。

而且他有一種天生來的自信，這是跟整個的他已經融合不解了的；就是他總當他自己的話沒有什麼特別，以爲即使那種極不發達的心靈也能領會，且也應該能領會的——因有這樣的自信，所以他的話總帶有一點敷衍的性質，有時甚且近乎心不在焉的樣子。他是不怕用外國字的。他即使談到人類最崇高的希望，如對於平等如友愛等的希望，他的措辭也並不動情，神氣間只把牠們當做極實際的問題似的；好像一個人只消有意志去做，目的總會達到，而實際上，這就算已達到目的，或將來總會達到的，就因他這樣缺乏動情的措辭，又因他說話的腔調和姿態非常簡單，故若配着一個嚴重的題目，便都飽和着一種力和勢，容易使人相信了。

從關於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的話渡過去談到怎樣分配土地，怎樣動員，怎樣離棄職務，怎樣充軍，以及其他關於無論什麼問題的話，在他看來，是沒有什麼的。且當他談到

這些問題的時候，他的話聽起來總確實覺得熟悉，同時却又覺得異常新鮮，最後則覺得極其簡單，好像人人都經驗得到，人人都辦得到的。

標語中如：『什麼都要充軍！』『什麼都拿到前方去！』『什麼都要改造！』——這些老是『什麼都』，總是『什麼都』——在他嘴上說起來總覺非常自然，所以他的話裏如果有什麼有餘不盡的意思，那就要算奇了。

……可是他那雙腿的異樣的，不舒服還有沒有去。他明白自己是作興要被殺的，因而感到這作興要發生的事的背理，感到爲這樣簡單明瞭的一件事而致受苦或死的背理，又因感到這樣的背理，所以他竟被激刺起來，他的話裏也就含着熱憤和一種特殊的緊張了，這樣的緊張之足以感動聽衆，且跟那種平靜的態度程度相同的。

『同志們！你們這些做農工的難道竟會對那在許多前線替你們和你們的自由而流血的兄弟們倒戈嗎？難道你們竟肯幫助那些執刑人的領袖們剝奪農民的田地剝奪工人的工廠嗎？同志們……！』

『這套話我們却聽見過了！』一個尖利的聲音從他事裏響出。

『廢話！這老調兒你倒唱得不錯！』第二個聲音說出。

但其餘的人仍都靜默。於是那演說者的結束的話就打這一片的靜默之中響過，好像彈子渡過平滑的溝道一般，個個字都是明白響亮的：

『蘇維埃的地方執行部今天接到電報，說有一師的軍隊已從前線出發到這裏來了。他們是今天晚上可望進城的。同志們，你們當中如有足以阻礙你們為共和國盡力的分子，我們曉得你們一定知道怎樣將他們去掉的。我們又曉得無組織的農工團體將來都要化為有紀律的紅軍，並能替勞動者的權力在隊伍裏勇敢奮鬥的。紅軍萬歲……農工蘇維埃的政治萬歲！』

喝采的聲音從大廳裏響出，裏面混着憤怒的呼聲，騷擾聲，吹哨聲，以及賭咒聲。

貝利亞可夫回轉身子要想走了，但他忽然感着那時候走了是一種錯誤。他舉起手，好像要說什麼似的，但正在這個當兒，白利盎和斯脫班諾夫從台後出現了。

『同志們！白利盎開口說，聲音很響，態度極嚴肅。『我現在以本鎮農工代表蘇維埃的名義歡迎紅色別動隊，並為將他們改組做一個紅軍的一等支隊起見，給他們一個期限，到明天早晨三點鐘為止，將他們的槍械繳出……』』

台後不知誰把燈旋滅了。登時便有狂叫聲，蹬腳聲，軋轆聲充滿着黑暗。又有兩顆槍

子以一種震耳的聲音差不多同時發出。白利益和貝利亞可夫想要跳回台後去開燈，可是斯脫班諾夫留住他們，牢牢抓住他的手臂，發狂似地喊道：

「燈一會兒就會開的！不要鬧！不要鬧！」

燈旋開了，於是在接着的一片噤嘿之中，他那不止一點兒受激動的聲音響出了，輕輕責備道：

「這是怎麼一回事，同志們？你們瘋了嗎？是誰放的槍？這樣的胡鬧算什麼？如果再有這樣鬧，我就要將他趕出劇場去。表演馬上要開場了。你們却聽見過蘇維埃的命令的，不是嗎？你們可以就在這裏把槍械繳給我，或者繳給本鎮的總指揮同志也可以。」

當白利益，貝別亞可夫，如斯脫班諾夫轉身走開的時候，那樂隊已經開始演奏，化裝的戲子也已登台了。

這就是帶着Hopakas舞的革命的烏克蘭歌劇的開場。

一禮拜後，那個精幹的省執行部部長從莫斯科回來了。他從電話裏向白利益問起這件事，那時白利益實在已把內中的情節忘記許多了，又因那時種種緊急複雜的工作

正忙得要命，所以他只用幾句話敘述這件事，態度間好像想不出有別的成绩可報告似的。然後他簡陋地總結一句道：

『不過一點兒小事。』

## 蘇俄的教育人民委員長！

### 「阿拉德里·魯納却爾斯基

謝六逸

魯納却爾斯基是文學作家嗎？也許有人要反問的。他現在正做蘇俄教育人民委員長呢。他是文學作家嗎？教育人民委員長是等於教育部總長，我們只聽見教育部總長打學生的屁股，禁止男女同校，獎勵讀經，那裏會有教育總長來幹文藝呢。然而千真萬確，魯納却爾斯基是一個文藝作家。

魯納却爾斯基是劇作家，也是偉大的批評家，著作很多，對於普羅列塔利亞文化頗有貢獻。蘇俄辭典人名篇記載着，「從在基夫中學讀書時，就加入革命的小團體。一八九七年入莫斯科社會民主黨，被捕，先被逐到凱爾卡，後被逐至維洛古打。」有人說，他的父親是波蘭人，母親是俄人，生於基夫，家中很窮。又有人說，他以一八七六年生於波爾打瓦



附近，家裏是大地主，學費一點也不困難。總之，他的身世，現在還不明白。

在他所寫的關於革命裏，知道他從幼年時代起就是一個「宗教與專制政治的熱心的反對論者」。蘇俄辭典人名篇說，一九〇四年他亡命外國，從事於日內瓦的多數派機關報弗伯利約特，普羅列塔利亞等的編輯。在一九一〇到一九一二年的反動時代，他屬於弗伯利約特團，專心於勞動教育，在加普尼島與波洛利羅勞動學校教書，大戰後成為 Internationalist。三月革命後返國，十一月革命後被推為教育人民委員長，直到現在。」

以上是他的革命事業經過的大略，現在說他的作品。他於一九〇六年在獄中寫了一篇處女戲曲，名叫皇帝的理髮匠，一九一〇年著浮士德與都市，俄里浮·克龍維爾，賢者瓦希尼莎。又作宗教劇天國的伊凡。最近的著作有解放了的唐克孝，德意志宰相與鎖匠，熊的結婚，放火犯人。此外又有浮瑪·加拔勒爾拉一作，則未完成。

評論有藝術與革命（中收五篇文字），證實美學的基礎，關於馬克斯主義文藝批評任務，遲鈍者的平和論，名譽論，生活的反響，劇場構成史，劇場再論，莫斯科的演劇戰線與近著歐洲文學史等。

# 本號蘇俄小說作者傳略

編者甲

## 一 白倍爾 (Babel 1894—)

白倍爾生於敖得薩，父母是猶太的中產階級。一直到十六歲，都學習的是希伯來文和希伯來的法典。他最初幾篇小說是用法文寫的，但他用法文習作兩年以後，便改習俄文了。一九一五年他到彼得格勒，因為他是猶太人，所以只好偷偷的住着，猶太人在俄國是沒有居住的權利的，在彼得格勒他販賣文稿，不過沒有成功，各種雜誌報章的編者都覺得他還是販賣雜貨好一點。一九一六年他遇見高爾基，這一次據白倍爾所說，是他文學生涯的開始。高爾基鼓勵他，勸他寫作。

白倍爾在羅馬尼亞先鋒隊裏服務，後來又到奇加 (Cheka)，又做軍需處的秘書，又會長途步行，又在北方的軍隊裏打過御旦利齊人，又替彼得格勒的譚富理斯報當過通信員，又在印刷所裏當過工人等等。一九二三年他能夠「清晰的述出他的意思，不致含

糊了。』他的短篇小說在一九二四年正式發表。本專號裏的信是他最早而也最足以代表的一篇。不幸白倍爾特別的成語太多，所以很不容易移譯。

他描寫布巨雷 (Budyenny) 紅騎兵隊和敖得薩猶太人的地下生活，都是經濟而且集中的短篇小說。一句話也不多講，一點也不浪費。他的描寫，外面是冷冰冰的客觀的寫實主義，而內面却是有力而且洶湧的浪漫主義。他的作品很少超過三四面的，性質則近於敘事詩。形容詞用得很少。他的話裏充滿了悲哀和幽默。白倍爾覺得多說話是沒有用的，可說是『把熱情撕成了破布。』他承認他所寫的是戰爭，飢餓和革命的時代，個個讀者都看見過這種不能忘記的景象，都聽過這種說不出口的話。白倍爾只是敘述，而換一個俄國人來寫，就要詳敘，分析並且加進哲理了。這種限制，創造出一種緊張的情形，傳達給最冷淡的讀者。

## II 捏維洛夫 (Alexander Neverov 1886-1923)

捏維洛夫的父母是種田人。他自己的學問只比小學高一點，在各鄉的小學校，當了十一年的教師。一九一五年他被抽籤入了軍隊。後來他背着來福槍去打科恰克 (Kolchak) 人。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他和他的家恰好住在饑餓區域。這一部分的經驗，

他寫成一部最細膩的革命後的長篇小說麵包城泰西干特 (Tashkent—the City of Bread)

捏維洛夫的短篇在一九〇六年就已略露光明，真正的完成却在革命以後。他的眼睛時常看到鄉村，尤其是鄉下的苦人。捏維洛夫略帶一點同情和幽默把各種鄉村的類型介紹給讀者——新婦人，鄉間的孩子，紅軍的兵，等等。他的小說時常表示他對於光明而且快樂的生活有熱烈的信仰，可以顯出他所歸屬的 *Smithy* 派的特色。他在一九二三年害心臟病死了。

### III 羅曼諾夫 (Pantelimon Romanov 1884—)

羅曼諾夫是在中下階級中養大的，所以他不能盡脫這早年的影響。總之，無論在教育上或是在外觀上，羅曼諾夫都顯出革命前資產智識階級的痕跡。他在戰前久已寫作品了，依舊受十九世紀中葉的傳統，是一個舊式的寫實主義者。他最大的失敗就是他的唯智論，處置問題的態度，總以教訓來解決；描寫兩性的小說尤其是含有大量的教訓的。羅曼諾夫的作品雖然很多，俄國的批評家却很少談到他，戰後小說的選集裏也不大選他的作品，讀者也不大談起他。但是，他有幾篇小說却把蘇維埃的生活寫得很有趣。

#### 四 賽甫琳娜 (Lydia Seifullina 1889—)

賽甫琳娜很懂得鄉人的心理和語言，這一半因為她母親是個鄉下人，一半因為她在鄉間當了許多年教師。她了解鄉村，又感到革命——這兩點是她小說中所不可少的，也是凡想了解謎樣晦暗而又有力的俄國現狀的人所急於要知道的。俄國舊文學中寫鄉民的很多，賽甫琳娜却完全用新方法來描寫，用新的發動力來表現。在她的作品中，我們看不見屠格涅甫的理想主義，也看不見蒲寧片面的自然主義。鄉民的懶惰野蠻，他對於智識階級的疑惑，他那初民的，本能的對於田土的熱情，一切這些可貴的題材都重新創造，重新賦以生命。在她的作品中，我們看見許多野蠻的鄉民為不可抗的時局所衝激，捲入內亂，革命的漩渦。鄉村是粗暴的，野蠻的，多疑的，頑固的。賽甫琳娜以此為背景，寫出維林里 (Virinea) 和蘇佛倫 (Solron) 光榮的鄉村，寫出人間有力的鄉下男女，宣傳新的福音，新的信仰，勇敢的反抗舊勢力，做新潮的先鋒。

#### 五 謝景琳 (Marietta Shaginian 1888—)

謝景琳是中上階級的亞美尼亞人。她的父親是莫斯科大學的教授。她於一九一二年在大學畢業，便到德國住了兩年。一九一四年回到俄國大肆其教育活動，一會兒在唐

地開紡織學校，一會兒公開講演藝術史和美學問題。

她於一九〇五年正式發表作品。一九一二年她那著名的東方出版，一本詩集充滿了東方的色彩，不過感傷的調子太重。本專號裏三架織布機也有這個毛病。

謝景琳是一個同路人。她對於革命仁慈而且同情的態度，杜洛斯基說是「來源是最不革命的，亞洲的，被動的，基督教的，無抵抗的觀點。」她與皮涅克一樣，她那複雜的心理和不能保守的地位，是俄國革命轉變期的特點。

## 六 謝西珂夫 (Viacheslav Shishkov)

謝西珂夫是西伯利亞的同路人，讀者社會在一九一七年就知道了他。他用舊式的好散文，敘述鄉村和農民的新趨向，寫成小說。他時常將破壞傳統一切新思想的可笑情形，用嘲諷的筆調寫了出來——例如村中愛美劇的表演，電影的開映，蘇維埃學校的創立，等等。本專號中的鶴却是歡快的分子較少，而抒情的分子較多的。

## 七 弗爾可夫 (Mikhail Volkov 1886—)

弗爾可夫是一個較好的普羅階級作家，由農民出身。十三歲時他到莫斯科去做工。他做過小書記，還做過教堂裏唱詩班的歌唱者。世界大戰時，他在軍隊裏服務。一九一八

年他「忽然與莫斯科的普羅文人相結合，」並且「文學魔城的城門打開了，」在他面前。他是 Smily 派裏面的發起人，也是全俄普羅作家協會的執行委員。一九一八年正式有作品發表。

## 八 曹西欽珂 (Mikhail Zoshchenko 1895—)

曹西欽珂是中落的貴族，也是同路人之一。在彼得格勒大學肄業。一九一五年離校，在軍隊裏當義勇兵。受傷後升為隊長。於是到了一九一七年的第二次革命。曹西欽珂在他那幽默的自傳裏，談到革命後不久，他在敖得薩的生活，「做木工，在羅伐柴姆伯拉 (Nova Zembla) 獵野獸，自願做鞋店的學徒，做過拿賊的偵探，賭過錢，當過電話生，當過兵，當過鐵路人員，學過演戲，結果是投効到軍隊裏當義勇兵。」一九一九年他因心臟病離開了軍隊。文學生涯始於一九二一年，在彼得堡書裏第一次發表作品。

曹西欽珂雖然極有名，依文學的眼光看來，他那作品算不得最好的。他的短篇，有趣的故事，是用有趣的語寫成的，並且是用普通人的眼光來觀察的。大都嘲笑蘇維埃生活的反對者。曹西欽珂的幽默不大深刻，但却很開心。他那對話的有趣，無論如何是難於摹仿的。

## 九 左祝梨 (Zozulya 1891—)

左祝梨生於莫斯科，生下不久就被父母帶到波蘭去，在那兒住到十歲。一九〇一年父親（小商店的店員）死後，家庭就離散了。

後遷往敖得薩求學。十四歲又回波蘭，因熱心革命事業會輟學，入獄。他很喜斯賓那沙和克魯泡特金的著作。十八歲開始作小說。一九一九年移住莫斯科，一直住到現在。

（譯自蘇聯的城的附錄，最後一節係節錄自煙袋附錄。）

## 中譯蘇俄小說編目

編者乙

АГОСЪВ:

豬與柏琪嘉（曹靖華譯，煙袋）

和平，麵包與政權（全上）

兵（高滔譯，莽原）

領袖（葉靈鳳譯，新俄短篇小說集）

書信（徐調孚譯，本報本期）

Babel:



Erenburg:

煙袋 (曹靖華譯, 煙袋)

抗命戰士的煙斗 (金溟若譯, 未明第一期)

冬天的春笑 (冉娜的愛之第二章, 華希里譯, 太陽月刊第五號)

Fedin:

果樹園 (魯迅譯, 大眾文藝第四期)

Pligner:

一個革命者的回憶 (靈鳳譯, 戈壁第一號至第四號, 未完)

Iakovlev:

農夫 (魯迅譯, 大眾文藝第三期)

十月 (同上第五期)

Ivanov:

乞援泉 (耿濟之譯, 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四號)

幼兒 (曹靖華譯, 煙袋)

美國人 (戴萬葉譯, 我們月刊第二期)

軌道上 (葉靈鳳譯, 新俄短篇小說集)

飛腿兒奧西普 (傅東華譯, 本報第三一七號)

Kasatkin:

飛將軍 (葉靈鳳譯, 新俄短篇小說集)

如飛的奧式 (戴萬葉譯, 我們月刊第一號)

Kolosov: 十三 (杜衡譯, 俄羅斯短篇傑作集第一冊, 水沫書店出版)

Lilin: 豎琴 (魯迅譯, 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一期)

Liebediinsky: 一週間 (魏克特譯, 海風週報第二號, 未完)

Lunts: 在沙漠中 (魯迅譯, 北新半月刊第三卷第一號)

Michels: 蓋屋的人 (振亞譯, 小說月報號外俄國文學研究)

Nererov: 馬利亞 (葉紹鈞譯, 本報本期)

女布爾雪維克——瑪麗亞 (曹靖華譯, 煙袋)

Ogn'gov: 一個小學生的日記 (秋景明譯, 人開月刊第一期起)

新俄學生日記 (丹荅譯, 光華書局出版)

新俄學生日記 (林語堂譯, 將由春潮書局出版)

新俄學生日記 (王藝鐘譯, 將由泰東圖書局出版)

新俄大學生日記 (江紹原譯, 將由春潮書局出版)

Pilniak: 雪風 (向培良譯, 小說月報第十八卷第一期)

臨谷 (向培良譯, 小說月報第十八卷第二期)

皮短褐 (傅東華譯, 本報第三一三號)

皮的短衫 (葉靈鳳譯, 新俄短篇小說集)

俾羅康司科 (當代第四期)

Prishvin:  
單戀 (巖野譯, 朝花第十五期)

蘆管 (趙景深譯, 春潮月刊, 第一卷第六號)

Romanov:  
大家庭 (映波譯, 本報本期)

黑麵包 (蓬子譯, 紅黑第五號)

Sannikoff:  
四人的故事 (振亞譯, 小說月報號外俄國文學研究)

Semenov:  
飢餓 (張采真譯, 北新出書局出版)

餓 (傅東華譯, 東方雜誌第二十五卷第一至第四號)

Seyfullina:  
列寧與俄皇的故事 (胡愈之譯, 星火)

一個偉人的故事 (金漢若譯, 一般第七卷第二號)

鄉下老關於列寧的故事 (曹靖華譯, 煙袋)

兩個朋友 (同上)

黃金似的童年 (同上)

犯人 (同上)

犯法的人 (葉靈鳳譯, 新俄短篇小說集)

信 (蔣光慈譯, 海風週報第四期)

廢人 (林伯修譯, 太陽月刊六月號)

襲擊 (蒙生譯, 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五號)

老太婆 (鄭振鐸譯, 本報本期)

Shaginian: 三架織布機 (趙景深譯, 本報本期)

Shishkof: 村戲 (傅東華譯, 本報第三一四——三一六期)

鶴 (劉穆譯, 本報本期)

Sobole: 寒主 (蔣光慈譯, 太陽月刊三月號)

Sosnovsky: 大都會 (畫室譯, 無軌列車第一期)

Volkov: 奇蹟 (樊仲雲譯, 本報本期)

Zoshchenko: 貴婦人 (曹靖華譯, 煙袋)

貴家婦女（魯迅譯，大衆文藝第一期）

病人（當代第一期）

病人（畢樹棠譯，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九期）

最後的老爺（蔣光慈譯，海風第八——九期）

愛情（耿濟之譯，本報本期）

Zozulya：  
啞愛（曹靖華譯，煙袋）

不過一點兒小事（傅東華譯，本報本期）

附短篇小說集：

(1) 煙袋（曹靖華譯，未名社出版）

(2) 新俄短篇小說集（葉靈風譯，光華書局出版）

(3) 蔚藍的城（劉穆薛續輝合譯，將由遼東圖書公司出版）

(4) 十月（魯迅譯，將由現代書局出版）

(5) 冬天的春笑（蔣光慈譯，將由泰東圖書局出版）

(6) 真理的破壞者（戴萬葉譯，將由泰東圖書局出版）

# 編校後記

—編者丙—

把這厚厚的一本編完校完了以後，這裏還剩一頁空白，於是便把應該聲明的幾件事，寫在這里：

第一我們要說的，是本報最初的計劃，預備出一個蘇俄文藝專號，後來因為收到的稿子，差不多全是譯的小說，於是我們便變更計劃，改名為蘇俄小說專號，而把非小說的一篇文字，附在後面。

其次，本號小說排列的次序，是依照原著者的名字的 Alphabet 而順列的。

其次，本號幾篇小說，除了大家庭與愛情兩篇，係直接從俄文譯出外，其餘的全是從英文譯本重譯的。

三，我們應該謝謝錢君匄先生，他為我們這專號，畫了一個很新穎的封面。